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效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二

宋太祖二

戊辰乾德六年

十一月改開寶元年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天寶十一年北漢主劉繼元

立改夫會十三年為廣運元年

春正月乙巳大內營繕皆畢賜諸門名

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

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呂中曰天下之事千條萬緒而皆經綸於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

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著見於外者常若手指目視而不可揜也此堯舜相授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以我太祖立國之初規模廣大如漢高帝謀深慮遠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密契三聖之傳於數千載之上朱文公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信哉斯言

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翌日穀入致謝上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



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禮部具  
折以聞當令覆試 夏六月辛巳以辛仲甫權知彭州  
上謂之曰蜀土始平輕侈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幹是  
用命爾仲甫既至州兵燕環誘屯戍軍謀以長春節宴  
集日為亂時民出郭拜墓仲甫率官屬巡邏於近郊見  
壕中草深恐其藏伏姦慝悉命燒薙之環黨懼謀泄遂  
有告者凡百餘人悉禽斬於市 秋七月乙未中元張  
燈上御東華門賜從官飲 殿前散員都虞候董遵誨

為通遠軍使遵誨父宗本仕漢上微時嘗往依焉遵誨  
憑藉父勢多所陵忽嘗謂上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  
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為龍飛騰東西  
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上皆不對他日論兵戰事遵誨  
理屈拂衣而起上乃辭宗本去自是遵誨亦不復見紫  
雲矣及上即位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上諭之  
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俄而部下有擊登  
聞鼓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惶恐待罪上諭之曰朕方

赦過責功豈念舊惡耶汝可勿復憂吾將錄用汝遵誨  
再拜感泣上以通遠軍西戎近邊命遵誨守焉遵誨既  
至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刲羊醢酒厚加宴犒衆  
皆悅服後數月復入寇遵誨率兵深入擊走之夷落以  
定上喜其功就拜羅州刺史使如故遵誨嘗遣其外弟虞  
鄉劉綜來貢馬及還上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使賫賜之  
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賜上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  
此為嫌也

呂源曰謹按國史環州刺史董遵誨遣表弟劉綜貢馬太祖延見既還解真珠盤龍衣令貴賜遵誨綜辭以人臣不敢當太祖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此為疑也至於郭進宅用甌瓦皆所以激勵功臣不以疑似為嫌也真宗咸平三年正月駐蹕天雄軍幸樞密副使宋湜所居視疾許其先歸賜衾褥一副且曰此朕常所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途之風寒景德元年冬親征澶淵簽書樞密院事馮拯為寒氣所侵不赴晚朝遣中使使太醫診視明日車駕將發又遣使賜以帽絮且諭之曰此朕常服以禦風冷嗚呼祖宗於群臣眷遇之意如此之厚宜其報以如何耶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臣謂是矣

上自即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謂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

門聲甚異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上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

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政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荆湖  
繼取西川 是月令諸州察民有饑者令發廩貸之

八月命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領兵屯潞州將有  
事於北漢也 北漢主劉繼恩怨郭無為初與其父言  
不助已欲逐之而未果繼恩置酒燕諸大臣供奉官侯  
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殺之無為遣兵殺霸榮迎立  
繼恩弟太原尹繼元繼元始立王師已入境遂奪汾河  
橋傅太原城下 十月甲戌屯田員外郎雷德驤責授

商州司戶參軍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强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用開入之罪黜焉 十一月癸巳詔天下縣令佐自今檢苗定稅部役差夫鈐轄徵科區分刑獄凡關事務貴在公平如有違踰並宜論訴

或令佐不相糾舉許吏民訴得實者賞之有差 上享  
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  
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  
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  
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  
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詔從之 癸卯合祭  
天地於南郊大赦改元 契丹以兵來援北漢李繼勳  
等皆引歸北漢因入寇



己巳開寶二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天寶十二年北漢廣運二年

春二月乙

卯命曹彬党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戊午詔親征甲子

車駕發京師

權知貢舉趙逢奏進士安德裕等合格

者七人

三月戊戌次太原

夏五月上以暑氣方盛

詔西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

洗滌桎械貧困不能自存者給飯食病者給藥小罪即

時決遣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戒官吏焉 閏

月己酉右僕射魏仁浦卒仁浦嘗侍春宴上密謂曰朕

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審思上嘉其對太原城久不下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上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再拜呼萬歲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多破腹病而契丹亦復遣兵來援壬子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葺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回鑾復都

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  
蕩平之策上覽奏甚喜宰相趙普亦以為然始議班師  
壬戌車駕發太原戊辰次鎮州真定蘇澄善養生為道  
士上召見之謂曰師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盍以養生  
之術教朕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則  
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  
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上  
悅厚賜之六月癸巳車駕至自太原

呂中曰太祖之未能取河東猶太宗之未能取幽薊而太祖之不盡銳於偏方亦猶太宗之不窮其力於北伐也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為時之既至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為此平河東必在於太平興國之四年而太祖之規模宏遠遲之數年其終亦必能取幽薊也

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貢唐查元方掌從謙牋奏上命盧多遜宴從謙於館多遜奕棋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斂衽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藩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愧謝曰孰謂江南無人八月靈武節度使馮繼業請舉族內徙以繼業為靜難節度使

九月乙巳朔幸武成王廟 朝廷擇可使代馮繼業者  
時考功郎中段思恭知泗州上以思恭嘗有功眉州乃  
召赴闕命知靈州厚賜遣之思恭既視事矯繼業之失  
悉心綏撫夷落安靖周訪利病多所條奏甚得更民之  
情 十月己亥上燕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  
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  
意也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彥超喻上旨即前奏  
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

之願也前安遠節度使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揚庭璋等自陳攻戰伐閱及履歷艱苦上曰此異代事何足論也庚子以行德為太子太傅從義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彥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贊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廷璋為右千牛衛上將軍

富弼曰藝祖臨軒之初一歲之內下澤潞平楊州威令之行如破竹之勢則其餘藩鎮自是束手而聽命矣又於樽酒之間酬對之際折其氣伏其心罷節旌授環衛警欵之易其故何哉御得其道故也周世宗號為英武之君而藩臣來朝喜見於色推此則五代綱紀之不立也太祖太宗聖聖相承修明憲度肅

清寔字太宗一言謂稍聞愆負無矜恕之理人人皆務檢身御臣之術如此所以致天下幾二百年無鷄鳴犬吠之警

太子太傅王溥遷太子太師入謝上顧曰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十一月庚申回

鵲于闐皆遣使來貢方物

庚午開寶三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天寶十三年北漢廣運三年

春正月辛

酉詔諸州察民有孝弟彰聞德業純茂者滿五千戶聽舉一人或有奇才異行不限此數所舉得實等級加賞

不如詔者罪之 三月權知貢舉扈蒙擢進士張珙等  
合格者八人 以忠武節度使王審琦鎮壽春凡八年  
歲得租稅量入為出未嘗有所誅求民頗安之所部邑  
令以罪停其錄事史幕僚白令不先諮府請按之審琦  
曰五代以來諸侯強橫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  
我忝守藩而部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賞也何按之有  
聞者歎服 辛亥以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致仕昭  
素少篤學有志行時方治所居室積木牆間有穿窬者



為木所礙不得入昭素覺之盡室所有擲於外謂盜曰  
汝速去恐捕者至盜慙委物而遁由是邑中無盜著易  
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遊上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  
已七十餘上問曰何以不仕致相見之晚昭素謝不能  
上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欽容曰此爻正當陛  
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上甚悅即訪以  
民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  
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上愛其語常

書屏几間

呂中曰處士非講官也而得以召見便殿非經筵也而得以講易太祖之好學也如此古今言易者失之拘在陛下則為飛龍在天在臣下則為利見大人善言易者莫如昭素古今言陰陽者失之泥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時屬陰善言陰陽者莫如張詠可以暗合伊洛之說矣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詔諸州兩稅折料物非土

地所宜者勿得抑配凡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筈

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年之用勿得廣有科市以致

煩民 秋七月詔民訴水旱災傷者夏不得過四月秋

不得過七月 壬子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奉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未若省官而益奉西川管内州縣官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天下州縣官宜依西川例省減員數

呂源曰官有定員祿無虛授漢光武中興減損吏職太祖肇建皇基以新造之宋不顧人情悅否併省吏員與光武中興減損之意亦同也仁宗時已患三人共一員缺職事不理富弼等論宜革其弊因循至今又幾百年矣今豈止三人共一缺哉官冗弊甚剗革之方不可緩也

八月庚寅李謙溥為濟州團練使謙溥在隰州十年敵

人不敢犯其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撫之甚厚常往來境上以少擊衆北漢人患之為蠟彈封書以間進遺其書道中趙贊得之以聞上令械進送闕下謙溥召詰其事進伏於廷請死謙溥曰我以舉宗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進為北漢人所惡此乃反間也奏至上悟遽令釋之上嘗命有司為洺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甌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

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上寵異將帥多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富弼曰將帥國之重任宜乎天子寵之也然寵不可常惟在得其機耳得其機則使之盡心死節以報將帥盡心死節而功不成未之有也太祖之寵將帥深得其道

唐主作書諭南漢主以歸欵於中國南漢主得書大怒答唐主甚不遜唐主以其書來上上始決意伐之九月己亥朔以潘美尹崇珂王繼勲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甲辰詔周文王成王康王秦始皇漢高祖文帝景帝

武帝元帝成帝哀帝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  
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  
僖宗昭宗二十七陵嘗被發令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  
襲具棺重葬所在長吏致祭 癸丑王師遂圍賀州城  
中人開門以納王師 冬十月癸酉詔前代功臣烈士  
孫贖元稹等三十一人各置守冢戶禁樵採 王師破  
南漢開建寨遂取昭州桂州 初契丹六萬騎寇定州  
命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上謂欽祚曰彼

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敵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  
與敵戰浦城敵騎小却乘勝至遂城欽祚馬中流矢而  
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軍復振自旦至晡殺傷甚衆  
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癸亥捷奏至上喜謂左右曰敵  
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購一敵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  
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敵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富弼曰太祖置內藏庫欲積絹以募敵人之首偉哉  
是謀若後世內積貨財外嚴守備來則謹封疆而禦  
之去則譬蚊虻而驅之敵人  
之勢外無所得而內自困矣

先是詔諸道舉有德行者茲命學士院試問吏理而曹州所舉人孔蟾所對稍優以蟾為章丘縣主簿是月王師克連州十二月庚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陶穀卒穀文翰冠一時自以久次意希大用上素薄之選置近輔未嘗及穀穀不能平一日使其黨因事風上言穀在詞禁宣力甚多上笑曰我聞學士草制皆檢前人舊本稍改易之此乃諺所謂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乎穀因作詩題翰林壁頗怨望上益薄之遂決意



不用 王師長驅至韶州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數十人皆執牙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皆墜軍遂大敗遂取韶州

辛未開寶四年

南漢平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四年

春正月王師克

英雄二州

丙午詔諸道州縣自今並不得更差攝官

乙丑王師至馬逕南漢主懼乃遣蕭灌卓惟休奉表

詣軍門乞降丁卯又遣其弟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拒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

入廣州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閹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掾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呂中曰以汴梁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嶺南為遠何先遠而後近耶蓋聞劉鋹奢侈則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則先取南漢所以爭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鼯睡則後收江南所以一天下

三月詔前代帝王當給民奉陵者各增二戶前右監門衛將軍趙玘既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

朝馬前斥普短上聞之召玘及普於便殿面質其事玘大言詆普販木規利先是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玘以為言上怒詔問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閣門使奏云玘誣罔大臣上意頓解反詰責玘命武士撾之御史鞠於殿廷普力營救上乃特寬其罰扶出之責玘為汝州牙校夏五月乙未有司以帛係銀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上御明德門遣盧多遜宣詔詰責

銀銀伏地待罪上釋銀罪并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初議獻俘之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咸服其該博遂用之 六月

初置市舶司於廣州 詔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

李昉等重定開元禮以國朝沿革制度附屬之 初上

征晉陽命密州防禦使馬仁瑀率衆巡邊至上谷漁陽

敵素聞其名不敢出明年羣盜起兗州賊首周弼尤兇

悍自號長脚龍詔仁瑀掩擊仁瑀領帳下十數人入泰

山擒弼盡獲其黨魯郊以寧庚辰徙仁瑀為瀛州防禦  
使仁瑀兄子因醉誤殺平民係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  
憾也但過誤耳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  
子殺人此乃恃勢過橫非過失也豈敢以己之親而亂  
國法哉遂論如律 成都布衣羅居逋喪親廬墓日誦  
佛書有芝草生甘露降守臣表其事於是以居逋為延  
長縣主簿 劉鋹在國時多置醢以毒臣下一日上幸  
講武池鋹先至詔賜卮酒鋹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

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  
見太平為大梁布衣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  
之恩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令取銀酒自飲  
之別酌以賜銀銀大慙頓首謝 上既平廣南欲行報  
謝之禮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乙未  
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上  
難其代及被病上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溫叟性重  
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溫

叟馬皇弟開封尹光義聞溫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上歎賞久之溫叟既卒上難其繼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真為中丞

呂中曰一中丞任之十二年及其且卒也則曰必純厚如溫叟乃可國初之不輕用人如此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作坊至卑賤也而魏丕典之至十餘年皆久任而成功也

冬十月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彊竊盜不得預郊祀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右補闕梁周翰上疏其畧曰西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



德澤均而民力寬矣上嘉納其言 十一月癸巳江南

國主煜遣其弟從善來朝貢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於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他日上因出忽幸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會車駕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

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此若知此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 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

田 戊午親享太廟始用繡衣鹵簿己未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蠲開寶元年以來逋租 初上擇偽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為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於是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

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  
上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  
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其都  
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時內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  
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  
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  
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抔接莊宗即隨其  
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

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

壬申開寶五年

江南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五年

春正月丁酉禁民

鑄鐵為佛像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上慮愚民多毀農器以邀福故禁之上既平廣南即欲經理江南鄭王

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制度下令稱教宮殿悉除去鵠吻閏二月壬辰權知貢舉扈蒙奏合

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上召對於講武殿下詔放榜新制也 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陰為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 夏四月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潘美王明度地并省以便民甲午初廢白州及常樂州 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先是劉鋹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於是潘美

等言採珠危苦之狀上亟命降詔罷之 辛未河大決  
澶州濮陽縣壬申命曹翰往塞之上謂曰霖雨不止又  
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  
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為  
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是必不能為災也上又謂宰相  
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關使  
之然耶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  
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

之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  
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  
等皆稱萬歲 河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  
大水 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  
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  
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  
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  
州宋州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

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  
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民凡  
措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䟽道之策  
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  
覽用其所長時東魯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經十二篇  
上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  
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秋七月永慶公主嘗衣貼  
繡鋪翠襦入宮中上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



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  
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  
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  
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  
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  
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  
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呂中曰勦業之君後世所奉以為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為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為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為甚遠可不謹哉

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即上言上嘉之秩滿歸闕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如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於令 禁玄象器物天文圖識七曜歷太乙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

於私家有者並送官 冬十月癸卯詔功德使與左街

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

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

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場致禱其法

精密上甚重之 十一月癸亥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

是歲大饑 初上問宰相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

人普以知彭州左補闕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為四川兵

馬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上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為

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為牧伯也仲甫  
頓首謝 上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  
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  
一人也既而有司命仲甫檢視民田上曰此縣令職耳  
即令吏部銓擇官代之

呂中曰以酷吏主財則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則用法必嚴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財士人典獄也知所以培國脉而重民命歟

癸酉開寶六年

江南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六年

春二月丙申運京

師米二萬石賑曹州饑民 辛丑以著作佐郎陸光範  
為在京糧料使太僕寺丞趙巨川為西京糧料使國初  
承舊制用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於是改任京官 三  
月辛酉新及第進士雍丘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  
詣講武殿謝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應  
對失次絀去之濟川翰林學士李昉鄉人也昉時權知  
貢舉上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私  
情取舍非當上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并準以下及

士廉等各賜紙扎別試詩賦命李瑩侯陟等為考官乙亥上御講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  
士廉與焉又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學究明法諸科九十九人皆賜及第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  
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夏四月

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有才學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義卷定其通否即駁放不得優假虛至終場申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其賞有差

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 辛丑翰林學士  
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  
有司施行是日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  
江南得其臣主懽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  
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南諸州願各求一本  
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與之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  
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  
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戊申詔參知政事薛

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祐等上

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頒天下 五月

上知堂吏擅中書權多為姦賊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  
選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仲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  
復故歲滿無過與上縣令稍有愆咎重寘其罰

呂中曰創業之世多責實守成之世多虛文覆試之  
法欲無一士之不實勸農之詔欲無一民之不實籍  
記人才欲無一官之不實揀汰驕脆欲無一兵之不  
實也以慶歷元祐之盛而杜衍之任怨呂大防之盡  
忠且欲汰吏而不可得況若士若民  
若兵若官乎是虛文之習難革故也



甲戌以殿中侍御史鉅野馮炳為侍御史知雜判御史臺事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以勉之 六月辛卯召

京百司吏七百餘人見於便殿上親閱試勒歸農者四百人 初雷德驤責商州司戶叅軍刺史頗賓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意至則倨受庭叅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驤嘗為文訛朝廷嶼因召德驤與

語潛遣吏給德驤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上始有疑普意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趙普之為政也專廷臣多疾之上初聽趙玘之訴欲逐普既止盧多遜在翰廷因召對數毀短普且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自李崇矩罷上於普稍有間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

事以分其權 易州言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頗知  
書洞曉兵法有方略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  
心每乘塞用兵所向無敵名震北塞十餘年間不敢寇  
邊民皆賴之 八月草澤黃德芳上修河利害辛卯賜  
德芳同學究出身 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趙普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  
沈毅果斷以天下事為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  
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

奏之上怒裂其奏投於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形於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政望

雨時雨難得百姓各歡喜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  
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類此嘗設犬瓦壺於視  
事閣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緼焚  
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

呂中曰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遲幽  
薊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  
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自唐以  
來宰相入見必命坐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除  
拜賞刑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國初三相  
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每事具劄子進呈至普獨  
以天下為已任故為政專所以啓雷德驥父子之謗  
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倫不過方重靖介自守之相爾

九月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  
罷為尚書左丞薛居正為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沈義倫  
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兼侍中歸  
德節度使高懷德忠武節度使王審琦並加同平章事  
盧多遜為中書舍人參知政事楚昭輔為樞密副使辛  
未殿前都虞候楊義為殿前都指揮使自韓重贇罷殿  
前都指揮使凡六年不除授於是以命義 冬十一月  
少府監致仕盧億有高識惡其子多遜所為嘗曰趙普

元勲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十二月庚子億以憂卒女真遣使來貢馬是歲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制書考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叅詳議取悠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循資格一卷制勅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綜益有倫矣

呂中曰既罷歲月序遷法而復頒循資格既命陶穀定選法而又命吏部取選人堪升擢者上之誠以資格固不可拘亦不可廢也以資格用人者有司之法以不次用人者人主之權嘗考國初有為小官而其

望已足為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為之自銓法一嚴無有流品無有賢否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然王安石章子厚之徒破資格用小人又不若李公沆王公旦謹守資格之為有得也

甲戌開寶七年

吳越漳泉奉正朔江南只稱甲戌北漢廣運七年

春二月壬辰

慶州言刺史姚內斌卒內斌在慶州踰十年邊人畏伏

目為姚大蟲言其虓勇如虎也 四月丙午命賈黃中

檢視廣南民田黃中廉直平恕遠人便之 監察御史

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巡茶蟠乘羸馬偽稱商人抵民

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擒置於法 秋七月江



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復遣梁  
迴使焉迴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  
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迴歸上始決意伐之初江南  
人樊若水舉進士不中第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  
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  
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  
可取江南戊辰召若水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湖如  
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

也九月癸亥命曹翰領兵先赴荆南丙寅復命曹彬李漢瓊田欽祚同領兵繼之又命潘美劉遇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冬十月江南國主遣其弟從鎰入貢上留之不報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郝守濬自

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坊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厯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虞無因肯說史官以踈遠是隔何由得聞

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冊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習詔從之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所修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上謂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 十一月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 契丹邊臣貽知雄州孫全興書請和全興以聞上命全興答書許之

呂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  
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當南征北伐之始而契  
丹復與太原相援以漢高帝處此必有平城之憂唐  
太宗處此必有借助之舉惟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  
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以出境亦未嘗命一使  
以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  
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其得中國之  
體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敗者以景  
德之和在彼而宣  
和之和在我也

乙亥開寶八年

是歲江南平吳越漳泉  
奉正朔北漢廣運八年

春正月乙酉上

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  
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

諫疏直抵其失曾不愧耻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為臣者或不終其名節而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 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初次秦淮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勇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 二月甲子上謂宰臣曰年穀豐登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所宜共思濟給振舉闕政庶成開泰之基也 丁卯命王祐扈蒙梁周

翰雷德驤並權同知貢舉戊辰上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貧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式等皆頓首謝於是內出詩賦題試得進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諸科三十四人三月上性寬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蝨綠食器旁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

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夏  
四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  
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  
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  
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乃命為太常寺太樂署  
令

富弼曰古之執伎於上者出鄉不得與士齒太祖不  
以伶官處士人之列止以太樂令授之在流外之品  
所謂塞僭  
濫之原



呂夷簡曰帝王尊異后族恩寵戚里優厚親倖以金帛富之可也賞賜厚之可也惟不使求官爵親政事撓刑法我太祖不許銜德仁領郡則曰用伶人為刺史此亂世之事不與王繼恩樞密使則曰內官不可使居權要職太宗不許戚里於秦隴市木則曰恐壞天下法制真宗不許趙自化領遥郡刺史則曰非朝廷舊典抑秦國之請則曰州縣之任係國家之公議違保吉之奏則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謂存天下之公抑親倖之私非聰明聖智之主孰能行之三聖之德於是超禹湯而齊堯舜也

五月江南國主自出巡見王師列柵城外旌旗滿野始驚懼 六月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東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 秋七月江南捷

書累至羣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命李  
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  
待之九月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者國主召  
之為給事中與徐鉉同使京師冬十月己亥朔鉉及惟  
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  
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  
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於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  
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

見伐上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遣王  
仁珪焦繼勲同修洛陽宮室上始謀西幸也十一月  
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於  
便殿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  
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劔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  
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  
恐而退仍各厚賜遣還上數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  
人若猶困鬪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

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群臣皆稱賀上泣

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

富弼曰太祖之愛民深矣王師平一方而不為喜蓋念民無定主當亂世則為強者所脅及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橫遭鋒刃者遂至於感泣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

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王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竢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即當復還不久留也丁卯俶請赴長春節朝覲詔許之

丙子開寶九年

吳越漳泉奉正朔  
北漢廣運九年

春正月辛未曹彬遣

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來  
獻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鉉  
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  
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  
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  
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為也今  
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

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 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於南郊 二月己亥羣臣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上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 庚戌以宣徽院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閣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

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  
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  
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  
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  
不妄與人類此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  
並謂之使相

呂中曰人言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  
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  
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諸將之  
心矣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



新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林德慎曰曹彬之平江南各一使相而不授非食言也慮其品位之極而不吾用也狄青之平嶺南欲予以樞密而終輟非忘功也慮其名位之極無以為他日賞也

己未吳越王俶及其子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案視供帳之具及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上初即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丕謂曰作坊久積弊爾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上討澤路維揚下荆廣收川陝征河東平江南皆先期

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三月己巳以丕領代州刺史  
仍典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上親閱之列五庫以貯  
之尋又分作坊為南北別置弓弩院上將西幸留惟  
濬侍祠遣倬歸國先是羣臣皆有章疏乞留倬而取其  
地上不從於是命取一黃複以賜倬封識甚固戒倬曰  
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倬章疏也倬益感  
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  
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倬豈敢寧居乎益

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丙子車駕發京師辛未上至西京庚子合祭天地於南郊初雨彌月不止及期始晴霽以訖成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上亦弗從晉王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

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丙午車駕發洛陽宮辛亥至

### 東京

呂中曰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薊之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恃而汴則無險可畏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以杜諸夏不虞之備伐北夷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守四夷為說此我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

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靈  
夏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

初李煜既降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不降詔曹翰  
率兵討焉自冬訖夏死者甚衆丁丑始拔之翰發怒屠  
城死者數萬人翰因請載廬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像  
歸至潁川新造佛舍遂調發巨艦十餘艘盡載金帛置  
鐵像於其上時號為押綱羅漢 六月己亥以潁州團  
練使曹翰為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賞平江南之功也  
晉王光義性仁孝上雅鍾愛間謂近臣曰晉王龍行

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秋八月丁未命伐北漢 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全

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顯赫之譽寬而容衆軍旅樂

為之用其黜居外郡幾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

富弼曰王全斌有大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  
平恐將帥恃功為過故抑全斌等以立國法及事寧  
之後追賞前勲此真  
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冬十月癸丑上崩於萬歲殿 先是上不豫壬子夜大

雪上召晉王光義延入大寢屬以後事宦官宮妾悉屏

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  
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  
之俄而上崩時漏下四鼓矣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  
吾子母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  
甲寅太宗即位改名炁乙卯大赦天下令緣邊禁戢  
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羣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  
聞必須面奏者閣門使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先  
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

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朕心

龜鑑曰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太祖金戈鐵馬間關以有天下不付之璫源衍慶之諸王而乃授之太平福德之天子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為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祖用心堯舜之心也舜之協堯禹之承舜我太宗獨無是心乎竊觀即政之初年嘗語大臣曰先帝以勤勞定天下凡軍國機務邊防制置咸得之矣但遵守舊規不得輒易噫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愚於斯言見之

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義倫加右僕射參知政事盧多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樞



密副使楚昭輔為樞密使 宰臣薛居正上大行皇帝

陵名曰永昌詔恭依 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為雲州

觀察使判齊州仍護關南屯兵洺州防禦使郭進領應

州觀察使判邢州兼西山巡檢 國初并益廣南各僭

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服太祖垂

意將帥分命漢超及進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

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貿易

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

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番夷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大祖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時瀛州防

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仁瑀雖兄事漢超而多自肆由是二將交惡上恐生邊釁即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仁瑀知遼州漢超在齊州凡十七

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鉉為之文與士卒絕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進守西山凡二十年在洺州日城四面悉令種柳濠中雜植荷芰蒲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詔諸道轉運使各察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等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為中臨事弛慢所莅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將大行誅賞焉

呂中曰轉運置於乾德本以摠利權耳而兼糾察官吏自此始厥後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點刑獄皆所以糾察官吏此漢部刺史職也本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臣侍從為帥亦許彈劾此我宋三百餘年無藩鎮之患者蓋以此也

又曰信矣監司之職其一道守令之觀望歟故監司志於守廉則留犢還珠郡有賢太守矣馴雉鳴琴邑有賢令尹矣監司志於律貪則望風解印自甘遁迹者矣故人私思難庇二天者矣此我太宗特重轉運以察官吏者所以不輕於用人也

十一月己巳翰林學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 十二月甲寅太宗御乾元殿受朝

大赦改元太平興國元年 丁巳以樞密直學士賈琰  
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琰始 是歲高麗國人金  
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

宋史全文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三

宋太宗一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丙寅命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左贊善大夫馮瓚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歲久儲蓄盈羨始命分之黃中尋出知昇州嘗案行府解見一室扃鐫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其價直數萬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即

表上之上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  
矣賜錢二十萬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遠吏員益衆思  
廣振淹滯以資其間闕顧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  
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講武殿內出詩  
賦題覆試進士賦韻平仄相間依次用命翰林學士李  
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  
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



貢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賜綠袍鞞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二章賜之唐時禮部放榜之後醵飲於曲江號曰聞喜宴上命中使典領供帳甚盛第一第二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初資職事判司簿尉寵章殊異歷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上意方

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等辭召令陞殿諭之曰  
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或曰太祖之幸洛  
陽也洛陽人張齊賢獻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  
學籍田選良吏懲奸謹刑十策太祖召見便坐問之齊  
賢以手畫地條陳太祖善其四策齊賢堅執其餘策皆  
善太祖怒令衛士曳出及還語上曰我幸西京惟得一  
張齊賢耳我不欲遂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於  
是齊賢舉進士上決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適在

數十人後上不悅乃詔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悉與超除蓋為齊賢故也 庚辰詔以美名易

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 二月江南置監鑄銅錢廢李煜舊用鐵錢

初右監門衛率府副率王繼勳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槥積貯骨出棄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民甚苦之而不敢告上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會有訴者亟

命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往鞠之繼勲具伏所殺婢百餘人乙卯斬繼勲并女僧八人於洛陽市長壽寺僧惠廣嘗同食人肉上令先折其脛然後斬之民皆稱快三月香藥庫使高唐張遜建議請置權易局庚寅知江州周述言盧江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夏四月甲寅契丹遣耶律敞等來助葬太祖晏駕詔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昉兼判太常寺昉歸語其子宗諤等曰堂

吏不知典故豈有為丞郎而判寺乎近者竇儀判大理寺崔頌判國子監此蓋失之久矣宗諤因問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今言堂吏不知典故何也昉曰命官判寺宰相必不經心惟堂吏舉近例使押字爾昉又言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吏艱於選補後進者多不習故事由是臺省舊規漸成廢墜云五月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於契丹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

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  
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上曰  
仲甫遠使絕域練達機宜可謂不辱君命若更得如仲  
甫數人朕何患也 己卯祔太祖神主於太廟廟樂曰

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 閏七月有司上諸州

所貢閏年圖 八月上初即位以高保寅知懷州懷州

故隸河陽時趙普為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手疏乞

罷節鎮領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長吏得自奏事

於是號州刺史訴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李瀚往察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強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興元之三泉是也上納瀚言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九月上屬意戎事每朝罷親閱禁卒命築講武臺於城西之

楊村辛亥大閱上與羣臣等登臺而觀命天武左廂都  
指揮使崔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  
以號令將卒望其所舉為進退之節每按旗指縱則千  
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甚悅賜翰金  
帶國子監主簿郭恕先決杖配隸登州恕先即忠恕  
也初責乾州司戶參軍秩滿去官遂不復仕縱放岐雍  
陝洛之間或踰月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人  
皆異之尤善畫得其畫者藏以為寶上雅聞恕先名召



為國子監主簿賜賚甚厚令於太學判定歷代字書內  
侍押班竇神興嘗館之恕先美鬚髯一日忽盡拔去神  
興驚問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顰耳神興大怒白上以恕  
先無檢局放縱敗度恕先益縱酒謗譟上怒故及於禍  
恕先行至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掬地為穴度可  
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將改葬但得其衣衾蓋  
尸解云十一月鎮安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党進出  
為忠武節度使進掌禁衛凡十一年嘗徼巡京師閭巷

間有蓄奇禽異獸者進或見必命左右取而放之罵曰  
買肉不供父母反飼禽獸乎嘗為杜重威家奴重威子  
孫貧賤進月分俸錢給之人亦以此稱焉

戊寅太平興國三年春正月己酉命翰林學士李昉等  
修太祖實錄直學士院湯悅等修江表事迹 建隆初

三館所藏書庫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凡八萬餘卷詔  
置三館二月朔賜名崇文院 詔鑿池引金水河注之  
遂名池曰金明 夏四月乙卯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

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引年與陳搏齊名然少微志尚清  
潔搏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  
勝南芝玄芝等獻上留數月遣還 已卯平海節度使  
陳洪進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  
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 五月吳越  
王俶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  
五萬九百八兵十萬五千三十六 命范旻權知兩浙  
諸州事錢氏地狹民衆賦斂苛暴旻至悉條奏請蠲除

之詔從之 李光叡卒子繼筠嗣 六月上注意治本

深懲贓吏已已詔自太平興國元年十月乙卯以後京  
官幕職州縣官犯贓除名配諸州者縱逢恩赦所在不  
得放還已放還者有司不得叙用 九月甲申朔上御  
講武殿覆試禮部合格人進士加論一首自是常以三  
題為準得渤海胡旦以下七十四人乙酉得諸科七十  
人並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故事  
禮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 詔自今廣文館

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仄依次用韻 冬  
十月司農寺丞孔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上召見問  
以孔子世嗣擢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辛酉詔免襲  
封文宣公家租稅 上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  
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  
費為念何其過也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  
殿後封樁庫屬焉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初太祖制置  
封樁庫欲贖幽薊會晏駕不果 十一月乙未親享太

廟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御丹鳳樓大赦受冊尊號於  
乾元殿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  
七祭並以四祖迭配上即位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於是  
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十二月乙丑幸講武臺  
觀飛仙軍人發機石射連弩上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

庚午臘有司請備冬狩之禮上從之因謂左右曰老子  
云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夏書曰外作禽荒為人上者  
不得不戒歷觀前代多惑於此而致喪敗朕今順時蒐

狩為民除害非敢以為樂也 是冬諸州貢舉人並集

會將親征河東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置貢舉

是歲初置文思院

己卯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上初即位謂齊王廷美曰

太原我必取之及議致討召樞密使曹彬問曰我今舉

兵卿以為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銳人心忻戴若行弔

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上意遂決 乙未宴潘

美等於長春殿上親授方畧以遣之時劉鋹及淮海王

俶武寧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銀因言朝廷威靈及遠  
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座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  
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上大笑賞賜  
甚厚銀訴諧類此 癸卯新渾儀成司天監學生張思

訓所創也置文明殿東南之鐘鼓樓以思訓為渾儀丞  
舊制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轉新創成於自然尤為  
精妙 二月甲子車駕發京師三月庚辰朔駐蹕於鎮  
州夏四月車駕發鎮州幸太原乙亥幸連城視攻城諸



洞時李漢瓊率衆先登矢集其腦又中指傷甚猶力疾  
上促召至幄殿視其創傳以良藥上欲親幸洞屋中勞  
士卒漢瓊泣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將用命戰士賈  
勇矢石注洞屋如雨陛下奈何以萬乘之尊親往臨之  
若不聽臣請先死上乃止五月壬午幸城南上謂諸將  
曰翌日重午當食於城中癸未督諸將急攻左僕射致  
仕馬峯以病卧家昇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北  
漢主上表納款甲申遲明劉繼元率其官屬素服紗帽

待罪臺下詔釋之顧謂淮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命劉保勲知太原府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

龜鑑曰太原違命前有劉鈞後有繼元反側變詐太祖嘗赫斯怒而整其旅矣念漢祀之血食開劉鈞之生路何恕耶寧不得太原毋失吾將士何寬耶至太宗則不可以寬恕屢縱之也於是令邊郡治攻具焉於是幸講武臺習武事焉東南底定之時北伐之意決矣曹彬曰可吾從之薛居正曰不可吾不之從曰曹翰爾智勇無雙其當城北面曰郝守濬爾技巧精嚴其理城西面天子又親駕六師以從之鼓行而前

士氣百倍身被八創變甚亟矣而許均爭雄足貫兩矢勢若殆也而荆嗣賈勇蠡爾范超當城之坤一駕而授首辱爾郭萬超當城之乾再駕而請命自是汾晉之民有生意矣詩曰廣文之聲卒其伐功吾於平

太原  
見之

會繼元降人人有希賞意上將遂伐契丹取幽薊諸將

皆不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一

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上

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六月庚申車駕北征

丁卯上躬擐甲胄率兵次岐溝契丹東易州刺史劉禹

以州降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元德以城降庚午遲明  
次幽州城南秋七月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  
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乙巳車駕至  
自范陽初劉繼業為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頗殺傷王  
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敢生致之  
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  
再拜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  
業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八月丁巳以業為鄭州防禦

使李繼筠卒弟繼捧立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謂不可於是德昭乘間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惶恐還宮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是耶追封魏王謚曰懿九月丁亥初置王子侍讀以左贊善大夫楊可法為之庚寅戶部郎中侯陟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權中丞始此

契丹大入寇鎮州都幹轄雲州觀察使劉延翰率衆禦之崔彥進潛師躡敵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先是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趙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耳今敵騎若此而我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以擅改詔旨為疑李繼隆曰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為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於是分為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

戰大破之冬十月庚午捷聞手詔褒之十一月辛卯以建州邵武縣為邵武軍辛丑初西南夷不供朝貢寇鈔邊境刑部郎中許仲宣為西川轉運使親至大渡河諭其逆順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為嶺南轉運使江表用兵軍中須索百端仲宣皆豫儲蓄無缺曹彬怪之及攻城須用陶器數萬事分給攻城卒然燈自照仲宣已預料置如其數付之他物類此十二月詔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為司理院令於選部中選

歷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為之

庚辰太平興國五年春正月上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  
得汾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  
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  
使為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為崇儀使內廐馬既充牣始  
分置諸州牧養 庚寅以程羽為文明殿學士 二月  
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未嘗分  
等慮有不均欲望下諸路轉運司差官定為九等上四



等戶令充役下五等戶並與免役令轉運使躬親詳定  
勿復差官 閏三月甲寅上御講武殿覆試權知貢舉  
程羽等所奏合格進士得銅山蘇易簡以下百一十九  
人又得諸科五百三十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  
館陪坐之制唐有勅賜及第以表特恩開寶以來御試  
中第一者皆稱之其文臣有不由科第者四因獻文別  
試以勅賜進士及第或賜御前進士及第又有同進士  
及第士出身之目其後復賜史進士及第仍附是年第

一等進士之下 夏四月有趙國昌者求應百篇舉癸

未上親試之出雜題二十字令各賦五篇篇八句逮至

日旰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上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

戊子襄州言襄陽縣民張巨源五世同居內無異爨

詔旌表門閭巨源嘗習刑名書特賜明經及第 六月

己亥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白鹿

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割善田數十頃

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日為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

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矣 知邕州

侯仁寶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其國亂可以偏師取之上大喜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孫全興郝士濬陳欽祚崔亮為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劉澄賈湜王僕為廉州路兵馬部署水陸並進討 冬十一月詔巡北邊壬子發京師戊午駐蹕於大名府雄州言契丹皆遁去 開寶末右補闕竇偁為開封府判官與推官賈琰同事上琰便佞能先意希旨偁嘗疾之上與

諸王宴射琰侍上側頗稱贊德美詞多矯誕偁叱之曰  
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坐皆失色上亦為之  
不樂至是上思見偁促召至行在癸亥以偁為北部郎  
中時方議北征偁因抗疏請還都牧養士馬徐為後圖  
上悅其言及至自大名以偁為樞密直學士偁儀之弟  
也十二月甲戌畋近郊因以閱武賜禁軍校及衛士  
襦袴時禁盜獵有戰士獲麋違令當死上曰我若殺之  
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釋其罪丁丑以鄭州防禦

使楊業領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知代州事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收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為難爾將帥專閫外權擅行威福人豈無嫉之者嫉之則謗自生既有謗言聞之於君惑之則疑其將將被疑未有利功者此樂羊所以感歎其事自後帝王非聰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謗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國之君也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過魏國之君矣

上因契丹遁去遂欲進取幽州命宰相問李昉扈蒙等

以事之可否昉等上奏請申戒羽衛旋旆京師善養驍  
雄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攻具  
竢府藏之充溢洎閭里之富完朞歲之間用師未晚上  
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上既還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  
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其略曰聖人舉事動  
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  
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  
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禦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

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

至矣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有偽命日賦斂苛重者  
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可經久而行天下諸州有  
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  
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  
沙漠偷生之衆禽之與屈總在術內爾

講義曰一王恢而啓三十年窮兵之禍一王詔而貽  
數千里流血之毒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狄齊賢  
之論其知本矣然齊賢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  
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不之知雖趙普田錫王禹偁  
亦不之知也蓋燕趙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  
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



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  
高枕而卧也特太宗之時未有其機耳

辛巳太平興國六年春正月乙巳詔曰百里之長字民  
之要官也今縣邑廣而闕員多選曹拘以常調歷年未  
滿非所以振淹卹惠吾民也適變通方宜從新制其令  
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  
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召引對授以知縣之任焉

呂源曰出宰百里最近於民祖宗勤卹民隱故詳擇  
宰令必引對親視才否而授之雖一命初仕亦臨軒  
顧問臣已釋於前矣  
况乎百里之重乎

詔諸道轉運使察訪部內官吏有履行著聞政術尤最及文學茂異者各舉二人 三月岐王德芳薨

太祖之次子

夏五月旱 大赦 六月薛居正薨贈太尉中書令

謚文惠居正風度環偉操行方正為相任寬簡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其妻悍妬不生育惟吉養子也行檢不正上臨其喪問不肖子安在惟吉伏喪側驚愧不敢起盡革故態後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交州行營言破賊軍萬五千衆於白藤江口

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  
遂為所害時諸軍冒炎瘴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奏  
仁寶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開庫賞賜給  
其醫藥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遣使就劾澄等會王  
俟病死澄與賈湜並戮於邕州市全興伏誅陳欽祚郝  
士濬崔亮皆責授團練刺史

呂源曰太平興國五年七月孫全興等平交州唐成  
全興等辭赴嶺南詔引進使梁迥供帳於玉津園餞  
之嗚乎全興等以小官奉使恩禮既隆責任益重數  
路勞費以供是役兩界赤子陷於兵及者不知多少

之數也全興不能體國乃與侯仁實校毫釐之利有彼我之分遂無成功悞國大事償之一死不為過也

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追捕證左滋蔓踰年而獄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上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

時既取太原范陽未下上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略曰頃歲平太原逮茲二載未賞軍功請因郊祀行之此

要機之一也交州瘴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願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官廢其職給事中不過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陞紀言動御史不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中書舍人雖掌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闢西苑廣御地而尚書無本廳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狹室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

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又每於衢路見  
囚荷鐵枷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上嘉其  
言降詔褒諭仍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  
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  
奪耶解田錫言職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盧多  
遜專政羣臣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錫為左  
拾遺嘗獻平戎歌多遜許之始得進御又諫官上章必  
令閣門吏依常式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寵貽書多

遜請諫官免書狀多遜不悅出之

呂源曰田錫在太宗朝鯁言事而太宗親賜璽書與之委曲辨論周悉如此宜其感激而愈堅其操蘊也既擢為知制誥因歲旱言事忤旨出知陳州及事真宗益以規畫獻替為已任雖死不改其節以此受人主異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後章疏自收置一漆匣以遺仁宗錫雖亡久矣而名不滅身沒之後又受知於嗣聖可謂不負其所學也

太子太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爵爵不得志會如京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召問普普對曰臣願備位樞軸以察奸變上於宮

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遂大感悟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為司徒兼侍中始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將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昭授貴州防禦使實稱王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絕廷美始不自安寢有邪謀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普



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

十一月改武德司為皇城司上嘗遣武德卒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竊為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嗣宗直節令遷其官親饗太廟辛亥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冊尊號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

家開創以來其存彞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 十二月先是諸州犯罪之人皆錮送闕下於道路非理而死者十常六七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擇清彊官慮問若顯負沈屈則量罰本州官吏自今令只遣正身家屬別俟朝旨齊賢又言刑獄繁簡乃治道弛張之本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人或以根窮為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日遂至破家請自

今外縣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歷委  
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䟽理每月具奏下刑部閱視  
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官馳往決遣若事涉冤誣故為  
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冤滯則刑部給  
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之齊賢勤究民弊務存寬大行  
部遇投訴者或召至傳舍榻前與語多得其情偽江南  
人久益稱之

壬午太平興國七年春正月壬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

昉等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付有司頒行違者論其罪 二月以給事中侯陟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陟明始 夏四月以樞密直學士竇偁中書舍人郭贄參知政事太宗謂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 普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

太師王溥等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呪詛大逆不道丁丑詔削  
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多遜赴貶  
所食於道傍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曰嫗自  
何來乃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  
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  
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  
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  
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呂中曰多遜相則趙普出趙普入則多遜貶大臣相  
傾之風已芽孽於此然盧邪而趙正當時邪猶未足

以勝

正耳

五月甲戌親錄禁囚趙普等以上察見微隱相率稱賀  
上嘗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  
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請接納則是自蔽聰明或喜  
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賞罰無私內  
外無間上求其理下竭其誠馴致太平不為難事上又  
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

無不即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 趙普以  
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李符言廷美不  
悔過怨望乞徙邊郡以防他變丙辰降廷美為涪陵縣  
公房州安置 李繼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  
八月廷美既出房州趙普恐李符漏其言乃坐符府  
中用刑不當癸亥責為寧國軍司馬 冬十月上嘗謂  
侍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

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世成敗而  
行之以盡損益也 幸金明池閱習戰 行乾元歷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是歲契丹明扈死子隆緒  
立 高麗王佑死 先是桐廬縣刁衍上疏言淫刑酷  
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上覽疏甚悅降  
詔褒答焉

癸未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  
於上云樞密使曹彬得士衆心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



之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 以東上閣門使

開封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德超為北院使並樞密副使  
上召顯謂曰卿世非儒門少罹兵亂必寡學問今典掌  
萬機固無暇博覽羣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顯曰讀  
此亦可免於面牆矣

富弼曰大臣不知學術則暗於大體王顯一武人雖  
以才力任用為樞密使太宗慮其不學不能曉適變  
之事故以軍戒授之  
使知賢者行事也

孔承恭言儀制令有云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

望令於要害處設木刻其字庶可興禮讓而厚風俗詔  
行其言 三月以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宋琪為左諫  
議大夫叅知政事始分三司各置使王明為鹽鐵使陳  
從信為度支使郝正為戶部使 諸王及皇子府置咨  
議翊善侍講官 上親試舉人擢長沙王世則以下百  
七十五人並賜及第諸科百十七人出身賜宴瓊林苑  
後為定制 張齊賢初除轉運使辭日上面命曰江南  
多出銅為朕密經營之齊賢乃訪得江南承旨丁釗歷

指饒信虔州山谷產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  
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肉好周郭精妙堅實可久由  
是定取其法歲鑄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  
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齊賢即詣闕面陳其事詔可之  
夏四月上嘗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止以漳  
泉二州贍數萬衆無名科斂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蠲  
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自喜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閤  
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仕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丁

未令閣門於朝辭日宣旨勗勵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  
遵以為戒 初彌德超誣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為  
副使大失望一日詬王顯等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  
執守為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壬子德超除名  
并親屬流瓊州德超始因李符宋琪之薦得事上及符  
貶德超屢稱其冤會德超敗上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  
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普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  
土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

至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卒 上悟彬無他待之愈厚  
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  
夙夜循省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  
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  
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  
是釋然 八月太祖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  
月送史館多遜訖不能成書於是右補闕直史館胡旦  
復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每月編

修送史館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  
歷自後因循廢闕史臣無憑撰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  
內庭日歷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記錄送史館  
上采其言辛亥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叅知政事李昉  
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以  
所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之時政記奏御  
自昉始也 冬十月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兼侍中

十一月朔以刑部尚書叅知政事宋琪工部尚書叅知

政事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  
當否賞罰當其功罪無不治之理如或以為飾喜怒之  
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 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  
王之上李昉宋琪請遵故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  
與羣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  
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也 丁巳宴餞趙普於長春  
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袴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  
衣袴文縷俱倒上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

耳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朴為天下先也 以李穆

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初  
穆知開封府時剖決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  
迹權貴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至是穆  
等入對上謂之曰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  
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  
獎擢也 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  
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上曰



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  
讀遍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為難耳尋改總類名曰  
御覽於是命呂文仲充翰林侍讀與侍書王著更宿而  
書學葛湍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文仲以經書著以  
筆法湍以字學上於禁中讀書自己至申始罷有蒼  
鶴飛上殿鵠吻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上  
好學之感也昔有鸛雀銜三鱸魚墜揚震講堂下抑以  
類此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上謂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逸尚多乃詔三館以開元四庫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間出矣 甲子有司上竊盜賊至大辟詔特貸其死因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類者往往貸其極刑但時取其甚者警衆多爾不欲小人知寬貸之

# 意恐其犯法者衆也

富弼曰國之法使民不曉其輕重則犯法者少矣本朝承五代之制竊盜有死法故先帝存其法時取情重者行之存其法使民懼而不敢犯也取重者行之而貸其輕者不失好生之德也今之竊盜雖無死刑然犯者衆則先帝制盜固有術矣

呂源曰太祖時竊盜贓錢三貫者法殺繼稍寬其法至滿五貫者死太宗朝多有特貸其死者然尚存其法以警於衆真宗即位咸平元年命張齊賢王濟等刪定編敕齊賢以民犯盜者衆以死懼之尚不畏况緩其死乎未幾齊賢拜相是歲十二月給事中柴成務言強竊盜刑名比律文用一半法又經大中祥符之後至仁廟景祐有詔寢至於極寬自後竊盜固無死刑而強盜持杖者悉皆有貸法也故與祖宗立法

之嚴治盜之峻正相反矣  
宜其犯者益衆不足怪也

上御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曰國家承累世  
干戈之後朕孜孜求治惟望上天垂佑福此下民今海  
宇乂安京師繁盛殊以為慰今夕與卿等且各宜醉

秦王廷美卒房州以聞上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  
少剛愎長以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俾居  
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乃  
追封涪王謚曰悼 參知政事李穆性至孝遭母喪詔

强起之穆哀戚過甚因致毀瘠暴卒上臨喪謂宰相曰  
穆潔已守道操履純正方此擢用遽至淪沒非斯人之  
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二月朔親閱將校皆按名籍參  
考勞績而升黜之 三月滑州決河塞 遣祕書丞楊  
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上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  
為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州崇尚儒  
雅教化大行境内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足為  
善政也宋琪曰秦彭一郡守耳政善而天應之若此况

君天下者乎何謂太平不可致和氣不可調也 召宰

相近臣賞花於後苑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

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

詩自此始 夏四月羣臣請封禪以乾元文明二殿火

災故罷之 五月除江南鹽禁尋復之 以京官充堂

後官 上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

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恣為逸豫覆亡之速

皆自貽也為人上者當以為戒 六月求直言詔天下

州縣官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許於本州附傳置以  
聞所言可采必行旌賞若無所取亦不加罪 有布衣  
以皂囊封書獻者且詞狂妄上覽弗責因謂宰相曰凡  
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第所言率孟浪不切機會本  
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與容納 田錫上  
疏其略曰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勅所行時有未  
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陛下有捨近謀遠之  
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

遺補闕之過也又曰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自此章奏必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乞今後凡有奏陳令大臣議而行之蓋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為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永而不可屢變又曰宰臣若賢願陛下信而用之宰相非賢願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備員而待之若冗秩也



呂中曰觀田錫上疏雖當時憂治世危明主之言亦萬世任相之法也西漢之初相權重則一君之身任相者不過一二人武帝以後相權輕則四十餘年之間易相凡十有三矣

遣使諸路察獄上嘗謂侍臣曰刑辟之際君子之所盡心稍有冤枉必傷和氣且齊女負冤天為枯旱燕臣無罪六月飛霜自昔水旱作沴未有不由於此居官牧民尤當戒之秋七月命諫官領登聞檢院九月西夏李繼捧來朝其弟繼遷留銀州詔發繼捧親屬赴闕繼遷年十七勇悍有智謀不樂內徙與其黨奔入斥澤出其

祖彛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相聚為寇知夏州尹  
憲選精騎夜襲斥澤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  
母及妻繼遷僅以身免後有自西邊來者言繼遷悉知  
朝廷之事皆繼捧漏泄朝廷數諭繼遷不肯降上用趙  
普之策出繼捧委以邊事端拱元年李繼捧賜姓趙名  
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難節度以討繼遷管夏銀宥五州  
繼捧至鎮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上以為銀州刺史  
西南巡檢使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淳化二年

保忠來乞師上命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赴之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趙名保吉

呂中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實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大為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權而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復歸夏州耶田錫嘗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其切中時事之膏肓乎

上命李昌齡就太乙宮校定三等醮儀 冬十月上之即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搏入見於是復至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

士也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搏  
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化人乎對曰搏山野之  
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之理無術可  
傳於人假令白日上昇亦何益於世主上龍顏秀異有  
天人之表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  
是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  
琪等表上其言上益喜賜搏號希夷先生

呂中曰人言太極圖周濂溪得之种明逸明逸得之  
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先天之圖邵康節得之李

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愚謂希夷  
隱者長於數學而未必長於理學者也濂溪之圖太  
極康節之圖先天此皆二公自得  
之學蓋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嵐州獻牝獸一角上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又寧  
風俗淳厚此乃上瑞耳十一月以建州進士楊億為  
祕書省正字時年十一億七歲能屬文連三日得對試  
賦五篇皆援筆立成上曰可與一官留京師故有是命  
十二月廢嶺南諸州採珠場立德妃李氏為皇后  
先是上嘗謂輔臣曰朕讀晉史見武帝平吳之後溺

於內寵後宮迨數千人今宮中自職掌至於麤使不過三百人朕猶以為多矣

乙酉雍熙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廟 上御崇政殿覆

試禮部貢舉人得進士梁顥等百七十九人得諸科三百一十八人並唱名賜及第唱名自此始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之從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

罷之左右獻言尚有遺材復試又得進士上元洪湛等七十六人得諸科二百二人並賜及第夏四月復置明法科進士九經以下更不習法書五月中書門下奏謫官在外而累經赦宥者欲令歸闕責其後效上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竄逐之臣郊裡以來豈不在念然此等務行嶮巇若小得志即復結朋植黨恣其毀譽如害馬之馬豈宜輕議哉秋七月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姓為本百姓以

食為命故知儲蓄最為急務昨江南災旱甚亟遣使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知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勿致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易或出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致損官粟者雖去官猶論如律 鼎州水溢害稼 九月廢皇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



是習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帝誨督  
甚力皆不悛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至  
暮罷陳王元佑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  
我不預焉是為君父所棄也遂發憤終夜閉牖妾縱火  
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  
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為不法他日  
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  
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

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  
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因搜宮中得  
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  
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準由是得名 冬十月錄繫  
囚上決事至日旰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  
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  
猛虎渡江況人君能惠養士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  
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曰百司細故帝

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矣

呂中曰此推廣太祖恤刑之意也以太宗愛惜民命而一刑之微皆得以上達可謂仁且勤矣而當時田錫且曰陛下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日午於講武殿視萬幾之事或進呈甲仗或陳關軍事或躬問縲囚或親校簿書恐於大體有所未究此視事太勤憂民太過也抑不知諫官置之左右御史委之糾彈給舍許之封駁豈非人君之體歟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丙辰宰相宋琪罷守本官樞密使柴禹錫授左驍衛上將軍初上令琪娶馬仁瑀

寡妻高繼沖之女廣南轉運使王延範者高氏之疎属也時知廣州鄆城徐休復密奏延範謀不軌且言依附大臣無敢搖動上將遣使案鞠會琪與禹錫入對上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稱延範彊明忠幹禹錫素與琪相結旁奏與同上意琪等交通不欲暴其狀止以琪素好大詖諧無大臣體禹錫不能輸誠奉公故罷其政柄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

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用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龍溪縣主簿王濟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物官督責尤急至一翎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以便宜諭民取鵝翎代輸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

呂源曰太祖朝河清縣令史班火井縣令蕭瓌皆奏移治所而王濟以縣主簿亦得奏事以此知祖宗下情之不壅也供奉官為巡檢許其便宜主簿輒自以便宜輸鵝翎代鶴翎為箭羽今之小官下吏已不能

如是而監司按察不惟不能容而自亦不能為也宜其蒙蔽上則負國下則困民使天下紛紛未能休息者樊在此也

丙戌雍熙三年春正月先是賀令圖與其父懷浦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請取幽薊上始有意北伐三月潘美出鴈門與敵戰勝之逐北至寰州刺史趙彥辛降辛巳克涿州潘美圍朔州守臣趙希贊降轉攻應州節度艾正降田重進圍飛狐守將呂行德降又圍靈丘守將穆超降夏四月潘美克雲州田重進至

蔚州耿紹忠舉城降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十萬衆聲言取幽薊且持重緩行敵聞之必聚兵於幽州不暇為援於山後既而諸將多得山後要害之地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憂敵斷糧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却軍以援芻粟乎亟遣使止之而彬所部將聞美等累捷已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時方炎暑軍士

疲乏以糧不繼乃還師境上為敵所躡五月庚午敵追及之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拒馬河上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分屯於邊召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

呂中曰岐溝之敗有三既平河東之後三出王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俟時一也其事始於賀令圖之父子而贊成於王顯數人中書不預聞二也曹彬違上詔旨三也燕薊之地以太祖太宗百戰而不能得而宣和乃無故而得之天下未嘗有幸成之事也有幸成之事則有必至之禍矣

趙普上疏諫其略曰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遷徙鳥舉



安得而制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郭  
塞防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諂附會蒙蔽睿聰  
致興不急之兵頗涉無名之議伏自大發驍雄往殲兇  
醜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  
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為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  
者少事無固必理貴變通願頒明詔速請抽軍聊為一  
縱之謀敢獻萬全之策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初  
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中書不預聞及敗召樞密

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

丙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為參知政事 秋七月簽書

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頗忤上意授給事中知代州

九月刑部張昺上言望自今應斷奏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削一任長吏並停見任從之嘗有犯大辟者詔特赦上謂昺曰朕以小人犯法原其情非巨蠹故貸死流竄亦足以懲艾之也昺對曰先王立法蓋

為小人君子固不犯矣上嘉其言 十二月契丹以數

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全軍皆沒賀令圖

一歲中父子皆敗 契丹入寇代州神衛都指揮使馬

正禦之衆寡不敵副都部署盧漢賁畏懦保壁自固知州

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敵

遂却走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間使為敵所

得俄而美使至云奉詔毋得出戰齊賢乃閉其使夜發

兵距州城西南二十里列幟然芻敵意并師至駭而北

走齊賢伏卒掩擊大敗之

勝敗者兵家之常事不可以勝而驕不可以敗而沮張方平言國初與契丹八十戰惟張齊賢僅一勝此說未然如田重進降飛狐等縣及蔚州潘美降窠朔應三州又克靈州未嘗不勝惜朝廷之謀不定將帥之心不一所以不能成功也

丁亥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敵勢益振長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掠士民魏博之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丙戌降德音二月知制誥范杲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因召為

史館修撰 三月庚辰詔天下知州通判先給御前印  
紙令書課績凡決大獄幾何凡政有不便於時改而更  
張人獲其利者幾何及公事不治曾經殿罰皆具書其  
狀令同僚共署毋得隱漏罷官日上中書考校 夏四  
月并水陸路發運為一司 詔陳禦戎策侍御史趙孚  
上言大略謂宜內修戰備外許歡盟上嘉其言 五月  
以鄭宣劉墀趙載並為如京使柳開為崇儀使劉慶為  
西京作坊使初開知貝州上書願効死北邊陛下賜臣

步騎數千任以河朔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復取  
幽薊於是上亦欲並用文武戡定寇亂乃詔文臣中有  
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於是開與鄭宣並以文臣換武  
初秦州長道縣酒場官李益家饒於財僮僕常數百關  
通朝貴持吏短長郡守以下皆畏之民負益息錢數百  
家官為徵督急於租調獨觀察推官馮伉不為屈伉一  
日騎出益遣奴猝下毆辱之伉兩上章論其事皆為郎  
吏所匿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訴上命捕益械送御史

臺鞠之益具伏丁丑斬益籍其家益子士衡先舉進士  
任光祿寺丞詔除其籍終身不齒州民間益死皆醵錢  
飲酒以相慶 八月令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自今  
並不得擅舉人充部內官其有闕員即時具奏前所論  
薦多涉親黨故窒其倖門也 九月辛巳詔以來年正  
月有事於東郊親耕籍田置五使如郊祀之制 十二  
月朔乃詔自今歲命春官知貢舉如唐室故事應已得  
解者明年春集闕下未得解者至秋取解

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丙寅以大理評事王禹偁為右  
拾遺羅處約為著作佐郎並直史館 上於東郊親饗  
先農以后稷配遂耕藉田始三推有司言禮畢上曰朕  
志在勸農恨終於千畝豈以三推為限耕數十步侍臣  
固請乃止

黃魯直瑞芝亭記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  
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數黠吏  
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吏  
胥不追撓則不必蝗出境

二月置司諫正言

李昉罷相先是翟馬周擊登聞鼓



訟昉身任元宰值北戎入寇不憂邊事但賦詩飲宴并  
置女樂上由是不悅會連旱蝗太宗以水旱失度陰陽  
乖戾咎在宰相遂罷為右僕射以趙普為太保兼侍  
中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上諭普曰  
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  
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  
其君不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  
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

隱故與普俱命藉普舊德為之表率也蒙正晚輩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呂中曰趙普之再入相也與乾德之初入相不同蓋太祖規模廣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於任事太祖規模繁密故普不免遠嫌疑存形迹而救過之不暇然以元老重望而推蒙正之晚輩呂端之台輔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所以保我子孫黎民歟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初侯莫陳利用多變幻之術上召見驟加恩遇遂恣橫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於是趙普廉得其專殺不法事力

於上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按利用具伏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於商州

呂中曰國初大臣皆得以斥內侍至章子厚則用郝隨蔡京則奏梁師成王黼則事童貫皆交結內侍以爲腹心人言內外朝常合爲一然以公勝私外足以統內斯可矣

夏五月置祕書閣於崇文院分三館之書萬餘卷以實其中閏五月以趙承煦爲六宅使承煦普次子也普再

入相未始為求官上特命之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  
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爾等宜各勉勵  
勿重吾過故自宥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  
親屬求恩澤者近世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  
加朝散階品蒙正固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為例禮  
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  
百人下第人擊登聞鼓求別試上召下第人覆試得進  
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上既擢國祥等又命

王世則召下第進士諸科人試得合格數百人上覆試  
詩賦又擢進士葉齊以下及諸科九百餘人並賜及第  
御史中丞嘗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元僖不平訴于  
上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鞠願賜寬宥上曰此朝  
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汝為開封  
府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 秋七月除蜀鹽禁 八

月幸國子監命李覺講周易 十一月敵騎大至唐河  
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勿戰定州監軍袁

繼忠曰犬戎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略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哉  
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都部署李繼隆曰閫外之事  
將帥得專焉乃與繼忠出兵拒戰敵騎大潰捷奏聞羣  
臣稱賀降璽書獎賜

己丑端拱二年春正月詔陳備邊策戶部郎中張洎奏  
言國家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  
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失地利矣河朔郡縣列壁相望

然敵騎南馳衆寡不敵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此分兵力之過也今既未能克復幽薊宜悉聚河朔建三鎮鼎據而守焉又言涿州之戰元戎將校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嘗賞一効用戮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舉通和之策俟兵食有餘然後大舉幽薊未復終不能高卧王禹偁奏言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請於遠邊上建三軍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又言曹彬北伐及招置義勇軍等事大臣皆不預知自今頻召大臣議邊

事母使小人間廁

呂中曰言和者至於自屈名分而不知戰言戰者至於輕戮民命而不知和此紹興開禧權臣之罪一也以太祖之英武猶命孫全照經畧和好以曹彬之名將猶言講和之利則和戎誠息民權宜之策然必如趙乎之言許歡盟於外修戰備於內可也

二月以陳恕等為河北等路營田使 下詔罪已寬恤

邊郡 三月上親試陳堯叟一百八十六人擢堯叟為

第一 賓州錄事參軍孟巖避遠征不之官詣匭自陳

太宗怒杖流海島 夏旱自三月至五月錄繫囚遣使



分路決獄戍戍雨 六月初左正言直史館寇準承詔  
極言北邊利害上罷之曰朕欲擢用準宰相以開封府  
推官上曰此官豈以待準耶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  
從之秋七月拜樞密直學士

呂中曰澶淵之役羽書五至準不以為憂惟曰親征而已其渡河也方且與楊億酣飲達旦有似安石圍碁清談之風豈知準自前朝極言北邊利害太宗已許之矣此豈空言無據而告真宗以親征之議哉

先是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字上閱視累日問近臣  
曰其才則見矣其行孰優或以越王府記室參軍考功

員外郎畢士安對上曰正合朕意遂命以本官知制誥

富弼曰人臣為郎官未至通顯雖負宏才有奇節何以為天子知一日御筆書名且以名臣稱之不次擢用人臣遇時有如是之榮也蓋天子以用人為急博采廣聽故得其實不惟擢二賢使之盡力凡為人臣知才節可以自結明主得不勉勵真業乎人臣若勉勵真業則庶職修庶職修則內外之事治矣是天子殊待二賢所以勸天下之士也

先是宰相趙普上言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為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為外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

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  
遠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  
慮淹經國之才堪赴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甲  
申以齊賢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 彗星出於東井凡  
三十日上避殿減膳 威勇軍糧餽不繼契丹欲窺取  
之詔李繼隆發鎮定大軍護送輜重虜將于越率精銳  
數萬騎來迎緣邊都巡檢尹繼倫屬領步騎千餘人按  
行塞上敵不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夜遣兵躡敵後列

陣於城北以待之敵方會食繼倫出其不意急擊之殺敵將皮室于越食未竟棄匕箸為伏兵中其臂敵遂奔潰俘獲甚衆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敵戰曹河之斜村梟其帥大盈相公等三十餘級敵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富弼曰尹繼倫以千餘之兵破敵衆數萬可謂奇功也大將盡上其狀太宗賞之自諸司止加刺史及數年之後盡聞其功立遷使職及加團練仍召而厚賜之人臣荷天子之知而恩賞如是不惟繼倫盡心以報而諸將無不感勸

八月大赦是夕彗沒 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寶寺造浮屠十一級以藏之所費億萬計工畢田錫上疏諫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纍血上亦不怒 九月鎮星熒惑入南斗 冬十月趙保忠加同平章事 上以歲旱手詔賜趙普等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變見以來久愆雨雪朕為人父母心不遑寧當與卿等審政刑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眷祐王禹偁上言乞自乘輿服御以

下至百官俸料非宿衛軍士邊廷將帥悉第減之上答  
天譴下厭人心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  
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奏上  
上及羣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十二月庚申詔自今  
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上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  
朕比欲只稱王屬以諸子封王為不便耳趙普等又上  
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二字餘許之

宋史全文卷三

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上召對於講武殿下詔放榜新制也 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陰為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 夏四月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潘美王明度地并省以便民甲午初廢白州及常樂州 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先是劉鋹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於是潘美

等言採珠危苦之狀上亟命降詔罷之 辛未河大決  
澶州濮陽縣壬申命曹翰往塞之上謂曰霖雨不止又  
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  
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為  
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是必不能為災也上又謂宰相  
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關使  
之然耶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  
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



之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  
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  
等皆稱萬歲 河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  
大水 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  
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  
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  
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  
州宋州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

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  
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民凡  
措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䟽道之策  
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  
覽用其所長時東魯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經十二篇  
上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  
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秋七月永慶公主嘗衣貼  
繡鋪翠襦入宮中上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

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  
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  
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  
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  
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  
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  
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呂中曰勦業之君後世所奉以為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為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為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為甚遠可不謹哉

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即上言上嘉之秩滿歸闕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如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於令 禁玄象器物天文圖識七曜歷太乙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

於私家有者並送官 冬十月癸卯詔功德使與左街  
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  
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  
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場致禱其法  
精密上甚重之 十一月癸亥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  
是歲大饑 初上問宰相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  
人普以知彭州左補闕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為四川兵  
馬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上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為

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為牧伯也仲甫頓首謝上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命仲甫檢視民田上曰此縣令職耳即令吏部銓擇官代之

呂中曰以酷吏主財則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則用法必嚴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財士人典獄也知所以培國脉而重民命歟

癸酉開寶六年

江南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六年

春二月丙申運京

師米二萬石賑曹州饑民 辛丑以著作佐郎陸光範  
為在京糧料使太僕寺丞趙巨川為西京糧料使國初  
承舊制用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於是改任京官 三  
月辛酉新及第進士雍丘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  
詣講武殿謝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應  
對失次絀去之濟川翰林學士李昉鄉人也昉時權知  
貢舉上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私  
情取舍非當上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并準以下及

士廉等各賜紙扎別試詩賦命李瑩侯陟等為考官乙亥上御講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  
士廉與焉又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學究明法諸科九十九人皆賜及第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  
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夏四月

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有才學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義卷定其通否即駁放不得優假虛至終場申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其賞有差



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求不得入科場 辛丑翰林學士  
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  
有司施行是日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  
江南得其臣主懽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  
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南諸州願各求一本  
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與之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  
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  
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戊申詔參知政事薛

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祐等上

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頒天下 五月

上知堂吏擅中書權多為姦賊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  
選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仲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  
復故歲滿無過與上縣令稍有愆咎重寘其罰

呂中曰創業之世多責實守成之世多虛文覆試之  
法欲無一士之不實勸農之詔欲無一民之不實籍  
記人才欲無一官之不實揀汰驕脆欲無一兵之不  
實也以慶歷元祐之盛而杜衍之任怨呂大防之盡  
忠且欲汰吏而不可得況若士若民  
若兵若官乎是虛文之習難革故也

甲戌以殿中侍御史鉅野馮炳為侍御史知雜判御史臺事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以勉之 六月辛卯召

京百司吏七百餘人見於便殿上親閱試勒歸農者四百人 初雷德驤責商州司戶叅軍刺史頗賓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意至則倨受庭叅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驤嘗為文訛朝廷嶼因召德驤與

語潛遣吏給德驤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上始有疑普意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趙普之為政也專廷臣多疾之上初聽趙玘之訴欲逐普既止盧多遜在翰廷因召對數毀短普且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自李崇矩罷上於普稍有間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

事以分其權 易州言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頗知  
書洞曉兵法有方略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  
心每乘塞用兵所向無敵名震北塞十餘年間不敢寇  
邊民皆賴之 八月草澤黃德芳上修河利害辛卯賜  
德芳同學究出身 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趙普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  
沈毅果斷以天下事為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  
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

奏之上怒裂其奏投於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形於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政望

雨時雨難得百姓各歡喜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  
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類此嘗設犬瓦壺於視  
事閣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縕焚  
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

呂中曰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遲幽  
薊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  
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自唐以  
來宰相入見必命坐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除  
拜賞刑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國初三相  
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每事具劄子進呈至普獨  
以天下為己任故為政專所以啓雷德驥父子之謗  
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倫不過方重靖介自守之相爾

九月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  
罷為尚書左丞薛居正為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沈義倫  
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兼侍中歸  
德節度使高懷德忠武節度使王審琦並加同平章事  
盧多遜為中書舍人參知政事楚昭輔為樞密副使辛  
未殿前都虞候楊義為殿前都指揮使自韓重贇罷殿  
前都指揮使凡六年不除授於是以命義 冬十一月  
少府監致仕盧億有高識惡其子多遜所為嘗曰趙普



元勲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十二月庚子億以憂卒 女真遣使來貢馬 是歲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制書考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叅詳議取悠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循資格一卷制勅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綜益有倫矣

呂中曰既罷歲月序遷法而復頒循資格既命陶穀定選法而又命吏部取選人堪升擢者上之誠以資格固不可拘亦不可廢也以資格用人者有司之法以不次用人者人主之權嘗考國初有為小官而其

望已足為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為之自銓法一嚴無有流品無有賢否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然王安石章子厚之徒破資格用小人又不若李公沆王公旦謹守資格之為有得也

甲戌開寶七年

吳越漳泉奉正朔江南只稱甲戌北漢廣運七年

春二月壬辰

慶州言刺史姚內斌卒內斌在慶州踰十年邊人畏伏目為姚大蟲言其虢勇如虎也 四月丙午命賈黃中

檢視廣南民田黃中廉直平恕遠人便之 監察御史

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巡茶蟠乘羸馬偽稱商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擒置於法 秋七月江

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復遣梁  
迴使焉迴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  
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迴歸上始決意伐之初江南  
人樊若水舉進士不中第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  
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  
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  
可取江南戊辰召若水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湖如  
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

也九月癸亥命曹翰領兵先赴荆南丙寅復命曹彬李漢瓊田欽祚同領兵繼之又命潘美劉遇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冬十月江南國主遣其弟從鎰入貢上留之不報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郝守濬自

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坊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厯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虞無因肯說史官以踈遠是隔何由得聞

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冊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習詔從之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所修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上謂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 十一月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 契丹邊臣貽知雄州孫全興書請和全興以聞上命全興答書許之

呂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  
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當南征北伐之始而契  
丹復與太原相援以漢高帝處此必有平城之憂唐  
太宗處此必有借助之舉惟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  
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以出境亦未嘗命一使  
以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  
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其得中國之  
體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敗者以景  
德之和在彼而宣  
和之和在我也

乙亥開寶八年

是歲江南平吳越漳泉  
奉正朔北漢廣運八年

春正月乙酉上

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  
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

諫疏直抵其失曾不愧耻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為臣者或不終其名節而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 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初次秦淮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勇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 二月甲子上謂宰臣曰年穀豐登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所宜共思濟給振舉闕政庶成開泰之基也 丁卯命王祐扈蒙梁周



翰雷德驤並權同知貢舉戊辰上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貧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式等皆頓首謝於是內出詩賦題試得進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諸科三十四人三月上性寬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蝨綠食器旁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

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夏  
四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  
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  
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  
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乃命為太常寺太樂署  
令

富弼曰古之執伎於上者出鄉不得與士齒太祖不  
以伶官處士人之列止以太樂令授之在流外之品  
所謂塞僭  
濫之原

呂夷簡曰帝王尊異后族恩寵戚里優厚親倖以金帛富之可也賞賜厚之可也惟不使求官爵親政事撓刑法我太祖不許銜德仁領郡則曰用伶人為刺史此亂世之事不與王繼恩樞密使則曰內官不可使居權要職太宗不許戚里於秦隴市木則曰恐壞天下法制真宗不許趙自化領遥郡刺史則曰非朝廷舊典抑秦國之請則曰州縣之任係國家之公議違保吉之奏則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謂存天下之公抑親倖之私非聰明聖智之主孰能行之三聖之德於是超禹湯而齊堯舜也

五月江南國主自出巡見王師列柵城外旌旗滿野始驚懼 六月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東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 秋七月江南捷

書累至羣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命李  
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  
待之九月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者國主召  
之為給事中與徐鉉同使京師冬十月己亥朔鉉及惟  
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  
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  
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於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  
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

見伐上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遣王  
仁珪焦繼勲同修洛陽宮室上始謀西幸也十一月  
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於  
便殿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  
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劒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  
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  
恐而退仍各厚賜遣還上數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  
人若猶困鬪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

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群臣皆稱賀上泣

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

富弼曰太祖之愛民深矣王師平一方而不為喜蓋念民無定主當亂世則為強者所脅及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橫遭鋒刃者遂至於感泣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

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王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竢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即當復還不久留也丁卯俶請赴長春節朝覲詔許之

丙子開寶九年

吳越漳泉奉正朔  
北漢廣運九年

春正月辛未曹彬遣

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來  
獻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鉉  
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  
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  
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  
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為也今  
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



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  
上將軍封違命侯 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於  
南郊 二月己亥羣臣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上  
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 庚戌以宣徽  
院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  
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  
自美始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閣門進榜子云  
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

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  
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  
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  
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  
不妄與人類此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  
並謂之使相

呂中曰人言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  
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  
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諸將之  
心矣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

新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林德慎曰曹彬之平江南各一使相而不授非食言也慮其品位之極而不吾用也狄青之平嶺南欲予以樞密而終輟非忘功也慮其名位之極無以為他日賞也

己未吳越王俶及其子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案視供帳之具及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上初即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丕謂曰作坊久積弊爾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上討澤路維揚下荆廣收川陝征河東平江南皆先期

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三月己巳以丕領代州刺史  
仍典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上親閱之列五庫以貯  
之尋又分作坊為南北別置弓弩院上將西幸留惟  
濬侍祠遣倬歸國先是羣臣皆有章疏乞留倬而取其  
地上不從於是命取一黃複以賜倬封識甚固戒倬曰  
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倬章疏也倬益感  
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  
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倬豈敢寧居乎益

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丙子車駕發京師辛未上至西京庚子合祭天地於南郊初雨彌月不止及期始晴霽以訖成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上亦弗從晉王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

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丙午車駕發洛陽宮辛亥至

### 東京

呂中曰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薊之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恃而汴則無險可畏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以杜諸夏不虞之備伐北夷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守四夷為說此我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

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靈  
夏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

初李煜既降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不降詔曹翰  
率兵討焉自冬訖夏死者甚衆丁丑始拔之翰發怒屠  
城死者數萬人翰因請載廬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像  
歸至潁川新造佛舍遂調發巨艦十餘艘盡載金帛置  
鐵像於其上時號為押綱羅漢 六月己亥以潁州團  
練使曹翰為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賞平江南之功也  
晉王光義性仁孝上雅鍾愛間謂近臣曰晉王龍行

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秋八月丁未命伐北漢 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全

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顯赫之譽寬而容衆軍旅樂

為之用其黜居外郡幾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

富弼曰王全斌有大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  
平恐將帥恃功為過故抑全斌等以立國法及事寧  
之後追賞前勲此真  
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冬十月癸丑上崩於萬歲殿 先是上不豫壬子夜大

雪上召晉王光義延入大寢屬以後事宦官宮妾悉屏



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  
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  
之俄而上崩時漏下四鼓矣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  
吾子母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  
甲寅太宗即位改名炁乙卯大赦天下令緣邊禁戢  
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羣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  
聞必須面奏者閣門使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先  
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

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朕心

龜鑑曰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太祖金戈鐵馬間關以有天下不付之璿源衍慶之諸王而乃授之太平福德之天子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為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祖用心堯舜之心也舜之協堯禹之承舜我太宗獨無是心乎竊觀即政之初年嘗語大臣曰先帝以勤勞定天下凡軍國機務邊防制置咸得之矣但遵守舊規不得輒易噫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愚於斯言見之

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義倫加右僕射參知政事盧多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樞

密副使楚昭輔為樞密使 宰臣薛居正上大行皇帝

陵名曰永昌詔恭依 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為雲州

觀察使判齊州仍護關南屯兵洺州防禦使郭進領應

州觀察使判邢州兼西山巡檢 國初并益廣南各僭

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服太祖垂

意將帥分命漢超及進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

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貿易

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

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番夷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大祖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時瀛州防

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仁瑀雖兄事漢超而多自肆由是二將交惡上恐生邊釁即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仁瑀知遼州漢超在齊州凡十七

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鉉為之文與士卒絕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進守西山凡二十年在洺州日城四面悉令種柳濠中雜植荷芰蒲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詔諸道轉運使各察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等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為中臨事弛慢所莅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將大行誅賞焉

呂中曰轉運置於乾德本以摠利權耳而兼糾察官吏自此始厥後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點刑獄皆所以糾察官吏此漢部刺史職也本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臣侍從為帥亦許彈劾此我宋三百餘年無藩鎮之患者蓋以此也

又曰信矣監司之職其一道守令之觀望歟故監司志於守廉則留擯還珠郡有賢太守矣馴雉鳴琴邑有賢令尹矣監司志於律貪則望風解印自甘遁迹者矣故人私恩難庇二天者矣此我太宗特重轉運以察官吏者所以不輕於用人也

十一月己巳翰林學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 十二月甲寅太宗御乾元殿受朝

大赦改元太平興國元年 丁巳以樞密直學士賈琰  
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琰始 是歲高麗國人金  
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

宋史全文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三

宋太宗一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丙寅命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左贊善大夫馮瓚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歲久儲蓄盈羨始命分之黃中尋出知昇州嘗案行府解見一室扃鐫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其價直數萬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即

表上之上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  
矣賜錢二十萬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遠吏員益衆思  
廣振淹滯以資其間闕顧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  
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講武殿內出詩  
賦題覆試進士賦韻平仄相間依次用命翰林學士李  
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  
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

貢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賜綠袍鞞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二章賜之唐時禮部放榜之後醵飲於曲江號曰聞喜宴上命中使典領供帳甚盛第一第二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初資職事判司簿尉寵章殊異歷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上意方

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等辭召令陞殿諭之曰  
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或曰太祖之幸洛  
陽也洛陽人張齊賢獻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  
學籍田選良吏懲奸謹刑十策太祖召見便坐問之齊  
賢以手畫地條陳太祖善其四策齊賢堅執其餘策皆  
善太祖怒令衛士曳出及還語上曰我幸西京惟得一  
張齊賢耳我不欲遂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於  
是齊賢舉進士上決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適在

數十人後上不悅乃詔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悉與超除蓋為齊賢故也 庚辰詔以美名易

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 二月江南置監鑄銅錢廢李煜舊用鐵錢

初右監門衛率府副率王繼勳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槨積貯骨出棄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民甚苦之而不敢告上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會有訴者亟

命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往鞫之繼勲具伏所殺婢百餘人乙卯斬繼勲并女僧八人於洛陽市長壽寺僧惠廣嘗同食人肉上令先折其脛然後斬之民皆稱快三月香藥庫使高唐張遜建議請置權易局庚寅知江州周述言盧江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夏四月甲寅契丹遣耶律敞等來助葬太祖晏駕詔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昉兼判太常寺昉歸語其子宗諤等曰堂

吏不知典故豈有為丞郎而判寺乎近者竇儀判大理寺崔頌判國子監此蓋失之久矣宗諤因問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今言堂吏不知典故何也昉曰命官判寺宰相必不經心惟堂吏舉近例使押字爾昉又言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吏艱於選補後進者多不習故事由是臺省舊規漸成廢墜云五月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於契丹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

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  
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上曰  
仲甫遠使絕域練達機宜可謂不辱君命若更得如仲  
甫數人朕何患也 已卯祔太祖神主於太廟廟樂曰

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 閏七月有司上諸州

所貢閏年圖 八月上初即位以高保寅知懷州懷州

故隸河陽時趙普為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手疏乞  
罷節鎮領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長吏得自奏事



於是號州刺史訴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李瀚往察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強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興元之三泉是也上納瀚言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九月上屬意戎事每朝罷親閱禁卒命築講武臺於城西之

楊村辛亥大閱上與羣臣等登臺而觀命天武左廂都指揮使崔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望其所舉為進退之節每按旗指縱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甚悅賜翰金帶國子監主簿郭恕先決杖配隸登州恕先即忠恕也初責乾州司戶參軍秩滿去官遂不復仕縱放岐雍陝洛之間或踰月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人皆異之尤善畫得其畫者藏以為寶上雅聞恕先名召

為國子監主簿賜賚甚厚令於太學判定歷代字書內  
侍押班竇神興嘗館之恕先美鬚髯一日忽盡拔去神  
興驚問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顰耳神興大怒白上以恕  
先無檢局放縱敗度恕先益縱酒謗譟上怒故及於禍  
恕先行至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掬地為穴度可  
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將改葬但得其衣衾蓋  
尸解云十一月鎮安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党進出  
為忠武節度使進掌禁衛凡十一年嘗徼巡京師閭巷

間有蓄奇禽異獸者進或見必命左右取而放之罵曰  
買肉不供父母反飼禽獸乎嘗為杜重威家奴重威子  
孫貧賤進月分俸錢給之人亦以此稱焉

戊寅太平興國三年春正月己酉命翰林學士李昉等  
修太祖實錄直學士院湯悅等修江表事迹 建隆初

三館所藏書庫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凡八萬餘卷詔  
置三館二月朔賜名崇文院 詔鑿池引金水河注之  
遂名池曰金明 夏四月乙卯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

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引年與陳搏齊名然少微志尚清  
潔搏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  
勝南芝玄芝等獻上留數月遣還 已卯平海節度使  
陳洪進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  
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 五月吳越  
王俶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  
五萬九百八兵十萬五千三十六 命范旻權知兩浙  
諸州事錢氏地狹民衆賦斂苛暴旻至悉條奏請蠲除

之詔從之 李光叡卒子繼筠嗣 六月上注意治本  
深懲贓吏已已詔自太平興國元年十月乙卯以後京  
官幕職州縣官犯贓除名配諸州者縱逢恩赦所在不  
得放還已放還者有司不得叙用 九月甲申朔上御  
講武殿覆試禮部合格人進士加論一首自是常以三  
題為準得渤海胡旦以下七十四人乙酉得諸科七十  
人並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故事  
禮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 詔自今廣文館

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仄依次用韻 冬  
十月司農寺丞孔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上召見問  
以孔子世嗣擢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辛酉詔免襲  
封文宣公家租稅 上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  
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  
費為念何其過也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  
殿後封樁庫屬焉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初太祖制置  
封樁庫欲贖幽薊會晏駕不果 十一月乙未親享太

廟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御丹鳳樓大赦受冊尊號於  
乾元殿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  
七祭並以四祖迭配上即位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於是  
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十二月乙丑幸講武臺  
觀飛仙軍人發機石射連弩上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

庚午臘有司請備冬狩之禮上從之因謂左右曰老子  
云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夏書曰外作禽荒為人上者  
不得不戒歷觀前代多惑於此而致喪敗朕今順時蒐



狩為民除害非敢以為樂也 是冬諸州貢舉人並集

會將親征河東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置貢舉

是歲初置文思院

己卯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上初即位謂齊王廷美曰

太原我必取之及議致討召樞密使曹彬問曰我今舉

兵卿以為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銳人心忻戴若行弔

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上意遂決 乙未宴潘

美等於長春殿上親授方畧以遣之時劉鋹及淮海王

俶武寧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銀因言朝廷威靈及遠  
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座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  
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上大笑賞賜  
甚厚銀訴詣類此 癸卯新渾儀成司天監學生張思  
訓所創也置文明殿東南之鐘鼓樓以思訓為渾儀丞  
舊制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轉新創成於自然尤為  
精妙 二月甲子車駕發京師三月庚辰朔駐蹕於鎮  
州夏四月車駕發鎮州幸太原乙亥幸連城視攻城諸

洞時李漢瓊率衆先登矢集其腦又中指傷甚猶力疾  
上促召至幄殿視其創傳以良藥上欲親幸洞屋中勞  
士卒漢瓊泣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將用命戰士賈  
勇矢石注洞屋如雨陛下奈何以萬乘之尊親往臨之  
若不聽臣請先死上乃止五月壬午幸城南上謂諸將  
曰翌日重午當食於城中癸未督諸將急攻左僕射致  
仕馬峯以病卧家昇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北  
漢主上表納款甲申遲明劉繼元率其官屬素服紗帽

待罪臺下詔釋之顧謂淮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命劉保勲知太原府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

龜鑑曰太原違命前有劉鈞後有繼元反側變詐太祖嘗赫斯怒而整其旅矣念漢祀之血食開劉鈞之生路何恕耶寧不得太原毋失吾將士何寬耶至太宗則不可以寬恕屢縱之也於是令邊郡治攻具焉於是幸講武臺習武事焉東南底定之時北伐之意決矣曹彬曰可吾從之薛居正曰不可吾不之從曰曹翰爾智勇無雙其當城北面曰郝守濬爾技巧精嚴其理城西面天子又親駕六師以從之鼓行而前

士氣百倍身被八創變甚亟矣而許均爭雄足貫兩  
矢勢若殆也而荆嗣賈勇蠡爾范超當城之坤一駕  
而授首辱爾郭萬超當城之乾再駕而請命自是汾  
晉之民有生意矣詩曰廣文之聲卒其伐功吾於平

太原  
見之

會繼元降人人有希賞意上將遂伐契丹取幽薊諸將  
皆不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一  
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上  
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六月庚申車駕北征  
丁卯上躬擐甲胄率兵次岐溝契丹東易州刺史劉禹

以州降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元德以城降庚午遲明  
次幽州城南秋七月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  
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乙巳車駕至  
自范陽初劉繼業為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頗殺傷王  
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  
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  
再拜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  
業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八月丁巳以業為鄭州防禦

使李繼筠卒弟繼捧立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謂不可於是德昭乘間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惶恐還宮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是耶追封魏王謚曰懿九月丁亥初置王子侍讀以左贊善大夫楊可法為之庚寅戶部郎中侯陟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權中丞始此

契丹大入寇鎮州都幹轄雲州觀察使劉延翰率衆禦之崔彥進潛師躡敵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先是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趙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耳今敵騎若此而我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以擅改詔旨為疑李繼隆曰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為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於是分為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



戰大破之冬十月庚午捷聞手詔褒之十一月辛卯以建州邵武縣為邵武軍辛丑初西南夷不供朝貢寇鈔邊境刑部郎中許仲宣為西川轉運使親至大渡河諭其逆順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為嶺南轉運使江表用兵軍中須索百端仲宣皆豫儲蓄無缺曹彬怪之及攻城須用陶器數萬事分給攻城卒然燈自照仲宣已預料置如其數付之他物類此十二月詔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為司理院令於選部中選

歷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為之

庚辰太平興國五年春正月上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  
得汾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  
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  
使為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為崇儀使內廐馬既充初始  
分置諸州牧養 庚寅以程羽為文明殿學士 二月  
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未嘗分  
等慮有不均欲望下諸路轉運司差官定為九等上四

等戶令充役下五等戶並與免役令轉運使躬親詳定  
勿復差官 閏三月甲寅上御講武殿覆試權知貢舉  
程羽等所奏合格進士得銅山蘇易簡以下百一十九  
人又得諸科五百三十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  
館陪坐之制唐有勅賜及第以表特恩開寶以來御試  
中第一者皆稱之其文臣有不由科第者四因獻文別  
試以勅賜進士及第或賜御前進士及第又有同進士  
及第士出身之目其後復賜史進士及第仍附是年第

一等進士之下 夏四月有趙國昌者求應百篇舉癸

未上親試之出雜題二十字令各賦五篇篇八句逮至

日盱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上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

戊子襄州言襄陽縣民張巨源五世同居內無異爨

詔旌表門閭巨源嘗習刑名書特賜明經及第 六月

己亥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白鹿

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割善田數十頃

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日為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

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矣 知邕州

侯仁寶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其國亂可以偏師取之上大喜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孫全興郝士濬陳欽祚崔亮為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劉澄賈湜王僕為廉州路兵馬部署水陸並進討 冬十一月詔巡北邊壬子發京師戊午駐蹕於大名府雄州言契丹皆遁去 開寶末右補闕竇偁為開封府判官與推官賈琰同事上琰便佞能先意希旨偁嘗疾之上與

諸王宴射琰侍上側頗稱贊德美詞多矯誕偶叱之曰  
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坐皆失色上亦為之  
不樂至是上思見偶促召至行在癸亥以偶為北部郎  
中時方議北征偶因抗疏請還都牧養士馬徐為後圖  
上悅其言及至自大名以偶為樞密直學士偶儀之弟  
也十二月甲戌畋近郊因以閱武賜禁軍校及衛士  
襦袴時禁盜獵有戰士獲麋違令當死上曰我若殺之  
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釋其罪丁丑以鄭州防禦

使楊業領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知代州事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收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為難爾將帥專閫外權擅行威福人豈無嫉之者嫉之則謗自生既有謗言聞之於君惑之則疑其將將被疑未有利功者此樂羊所以感歎其事自後帝王非聰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謗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國之君也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過魏國之君矣

上因契丹遁去遂欲進取幽州命宰相問李昉扈蒙等

以事之可否昉等上奏請申戒羽衛旋旆京師善養驍  
雄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攻具  
竢府藏之充溢洎閭里之富完朞歲之間用師未晚上  
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上既還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  
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其略曰聖人舉事動  
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  
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  
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禦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



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

至矣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有偽命日賦歛苛重者  
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可經久而行天下諸州有  
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  
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  
沙漠偷生之衆禽之與屈總在術內爾

講義曰一王恢而啓三十年窮兵之禍一王詔而貽  
數千里流血之毒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狄齊賢  
之論其知本矣然齊賢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  
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不之知雖趙普田錫王禹偁  
亦不之知也蓋燕趙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  
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

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  
高枕而卧也特太宗之時未有其機耳

辛巳太平興國六年春正月乙巳詔曰百里之長字民  
之要官也今縣邑廣而闕員多選曹拘以常調歷年未  
滿非所以振淹卹惠吾民也適變通方宜從新制其令  
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  
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召引對授以知縣之任焉

呂源曰出宰百里最近於民祖宗勤卹民隱故詳擇  
宰令必引對親視才否而授之雖一命初仕亦臨軒  
顧問臣已釋於前矣  
況乎百里之重乎

詔諸道轉運使察訪部內官吏有履行著聞政術尤最及文學茂異者各舉二人 三月岐王德芳薨

太祖之次子

夏五月旱 大赦 六月薛居正薨贈太尉中書令

謚文惠居正風度環偉操行方正為相任寬簡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其妻悍妬不生育惟吉養子也行檢不正上臨其喪問不肖子安在惟吉伏喪側驚愧不敢起盡革故態後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交州行營言破賊軍萬五千衆於白藤江口

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  
遂為所害時諸軍冒炎瘴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奏  
仁寶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開庫賞賜給  
其醫藥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遣使就劾澄等會王  
俟病死澄與賈湜並戮於邕州市全興伏誅陳欽祚郝  
士濬崔亮皆責授團練刺史

呂源曰太平興國五年七月孫全興等平交州唐成  
全興等辭赴嶺南詔引進使梁迥供帳於玉津園餞  
之嗚乎全興等以小官奉使恩禮既隆責任益重數  
路勞費以供是役兩界赤子陷於兵及者不知多少

之數也全興不能體國乃與侯仁實校毫釐之利有彼我之分遂無成功悞國大事償之一死不為過也

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追捕證左滋蔓踰年而獄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上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

時既取太原范陽未下上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略曰頃歲平太原逮茲二載未賞軍功請因郊祀行之此

要機之一也交州瘴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願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官廢其職給事中不過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陞紀言動御史不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中書舍人雖掌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闢西苑廣御地而尚書無本廳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狹室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

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又每於衢路見囚荷鐵枷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上嘉其言降詔褒諭仍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耶解田錫言職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錫為左拾遺嘗獻平戎歌多遜許之始得進御又諫官上章必令閣門吏依常式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寵貽書多



遜請諫官免書狀多遜不悅出之

呂源曰田錫在太宗朝鯁言事而太宗親賜璽書與之委曲辨論周悉如此宜其感激而愈堅其操蘊也既擢為知制誥因歲旱言事忤旨出知陳州及事真宗益以規畫獻替為已任雖死不改其節以此受人主異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後章疏自收置一漆匣以遺仁宗錫雖亡久矣而名不滅身沒之後又受知於嗣聖可謂不負其所學也

太子太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爵爵不得志會如京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召問普普對曰臣願備位樞軸以察奸變上於宮

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遂大感悟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為司徒兼侍中始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將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昭授貴州防禦使實稱王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寢有邪謀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普

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

十一月改武德司為皇城司上嘗遣武德卒察遠方事  
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  
不委任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竊為陛下不取上大  
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嗣宗直節令遷  
其官親饗太廟辛亥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御乾元  
殿受冊尊號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  
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

家開創以來其存彞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 十二月先是諸州犯罪之人皆錮送闕下於道路非理而死者十常六七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擇清彊官慮問若顯負沈屈則量罰本州官吏自今令只遣正身家屬別俟朝旨齊賢又言刑獄繁簡乃治道弛張之本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人或以根窮為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日遂至破家請自

今外縣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歷委  
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每月具奏下刑部閱視  
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官馳往決遣若事涉冤誣故為  
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冤滯則刑部給  
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之齊賢勤究民弊務存寬大行  
部遇投訴者或召至傳舍榻前與語多得其情偽江南  
人久益稱之

壬午太平興國七年春正月壬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

昉等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付有司頒行違者論其罪 二月以給事中侯陟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陟明始 夏四月以樞密直學士竇偁中書舍人郭贄參知政事太宗謂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 普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

太師王溥等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呪詛大逆不道丁丑詔削  
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多遜赴貶  
所食於道傍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曰嫗自  
何來乃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  
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  
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  
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  
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呂中曰多遜相則趙普出趙普入則多遜敗大臣相傾之風已芽孽於此然盧邪而趙正當時邪猶未足

以勝

正耳

五月甲戌親錄禁囚趙普等以上察見微隱相率稱賀上嘗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請接納則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間上求其理下竭其誠馴致太平不為難事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



無不即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 趙普以  
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李符言廷美不  
悔過怨望乞徙邊郡以防他變丙辰降廷美為涪陵縣  
公房州安置 李繼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  
八月廷美既出房州趙普恐李符漏其言乃坐符府  
中用刑不當癸亥責為寧國軍司馬 冬十月上嘗謂  
侍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

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世成敗而  
行之以盡損益也 幸金明池閱習戰 行乾元歷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是歲契丹明扈死子隆緒

立 高麗王佑死 先是桐廬縣刁衍上疏言淫刑酷

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上覽疏甚悅降

詔褒答焉

癸未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  
於上云樞密使曹彬得士衆心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

之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 以東上閣門使

開封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德超為北院使並樞密副使  
上召顯謂曰卿世非儒門少罹兵亂必寡學問今典掌  
萬機固無暇博覽羣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顯曰讀  
此亦可免於面牆矣

富弼曰大臣不知學術則暗於大體王顯一武人雖  
以才力任用為樞密使太宗慮其不學不能曉適變  
之事故以軍戒授之  
使知賢者行事也

孔承恭言儀制令有云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

望令於要害處設木刻其字庶可興禮讓而厚風俗詔  
行其言 三月以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宋琪為左諫  
議大夫叅知政事始分三司各置使王明為鹽鐵使陳  
從信為度支使郝正為戶部使 諸王及皇子府置咨  
議翊善侍講官 上親試舉人擢長沙王世則以下百  
七十五人並賜及第諸科百十七人出身賜宴瓊林苑  
後為定制 張齊賢初除轉運使辭日上面命曰江南  
多出銅為朕密經營之齊賢乃訪得江南承旨丁釗歷

指饒信虔州山谷產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  
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肉好周郭精妙堅實可久由  
是定取其法歲鑄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  
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齊賢即詣闕面陳其事詔可之  
夏四月上嘗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止以漳  
泉二州贍數萬衆無名科斂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蠲  
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自喜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閣  
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仕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丁

未令閣門於朝辭日宣旨勗勵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  
遵以為戒 初彌德超誣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為  
副使大失望一日詬王顯等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  
執守為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壬子德超除名  
并親屬流瓊州德超始因李符宋琪之薦得事上及符  
貶德超屢稱其冤會德超敗上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  
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普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  
土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

至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卒 上悟彬無他待之愈厚  
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  
夙夜循省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  
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  
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  
是釋然 八月太祖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  
月送史館多遜訖不能成書於是右補闕直史館胡旦  
復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每月編

修送史館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  
歷自後因循廢闕史臣無憑撰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  
內庭日歷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記錄送史館  
上采其言辛亥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叅知政事李昉  
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以  
所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之時政記奏御  
自昉始也 冬十月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兼侍中

十一月朔以刑部尚書叅知政事宋琪工部尚書叅知



政事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  
當否賞罰當其功罪無不治之理如或以為飾喜怒之  
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 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  
王之上李昉宋琪請遵故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  
與羣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  
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也 丁巳宴餞趙普於長春  
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袴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  
衣袴文縷俱倒上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

耳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朴為天下先也 以李穆

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初  
穆知開封府時剖決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  
迹權貴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至是穆  
等入對上謂之曰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  
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  
獎擢也 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  
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上曰

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  
讀遍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為難耳尋改總類名曰  
御覽於是命呂文仲充翰林侍讀與侍書王著更宿而  
書學葛湍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文仲以經書著以  
筆法湍以字學上於禁中讀書自己至申始罷有蒼  
鶴飛上殿鵠吻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上  
好學之感也昔有鸛雀銜三鱸魚墜揚震講堂下抑以  
類此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上謂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逸尚多乃詔三館以開元四庫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間出矣 甲子有司上竊盜賊至大辟詔特貸其死因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類者往往貸其極刑但時取其甚者警衆多爾不欲小人知寬貸之

# 意恐其犯法者衆也

富弼曰國之法使民不曉其輕重則犯法者少矣本朝承五代之制竊盜有死法故先帝存其法時取情重者行之存其法使民懼而不敢犯也取重者行之而貸其輕者不失好生之德也今之竊盜雖無死刑然犯者衆則先帝制盜固有術矣

呂源曰太祖時竊盜贓錢三貫者法殺繼稍寬其法至滿五貫者死太宗朝多有特貸其死者然尚存其法以警於衆真宗即位咸平元年命張齊賢王濟等刪定編敕齊賢以民犯盜者衆以死懼之尚不畏况緩其死乎未幾齊賢拜相是歲十二月給事中柴成務言強竊盜刑名比律文用一半法又經大中祥符之後至仁廟景祐有詔寢至於極寬自後竊盜固無死刑而強盜持杖者悉皆有貸法也故與祖宗立法

之嚴治盜之峻正相反矣  
宜其犯者益衆不足怪也

上御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曰國家承累世  
干戈之後朕孜孜求治惟望上天垂佑福此下民今海  
宇乂安京師繁盛殊以為慰今夕與卿等且各宜醉

秦王廷美卒房州以聞上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  
少剛愎長以免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俾居  
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乃  
追封涪王謚曰悼 參知政事李穆性至孝遭母喪詔

强起之穆哀戚過甚因致毀瘠暴卒上臨喪謂宰相曰  
穆潔已守道操履純正方此擢用遽至淪沒非斯人之  
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二月朔親閱將校皆按名籍參  
考勞績而升黜之 三月滑州決河塞 遣祕書丞楊  
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上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  
為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州崇尚儒  
雅教化大行境内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足為  
善政也宋琪曰秦彭一郡守耳政善而天應之若此况

君天下者乎何謂太平不可致和氣不可調也 召宰

相近臣賞花於後苑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

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

詩自此始 夏四月羣臣請封禪以乾元文明二殿火

災故罷之 五月除江南鹽禁尋復之 以京官充堂

後官 上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

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恣為逸豫覆亡之速

皆自貽也為人上者當以為戒 六月求直言詔天下



州縣官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許於本州附傳置以  
聞所言可采必行旌賞若無所取亦不加罪 有布衣  
以皂囊封書獻者且詞狂妄上覽弗責因謂宰相曰凡  
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第所言率孟浪不切機會本  
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與容納 田錫上  
疏其略曰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勅所行時有未  
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陛下有捨近謀遠之  
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

遺補闕之過也又曰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自此章奏必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乞今後凡有奏陳令大臣議而行之蓋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為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求而不可屢變又曰宰臣若賢願陛下信而用之宰相非賢願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備員而待之若冗秩也

呂中曰觀田錫上疏雖當時憂治世危明主之言亦萬世任相之法也西漢之初相權重則一君之身任相者不過一二人武帝以後相權輕則四十餘年之間易相凡十有三矣

遣使諸路察獄上嘗謂侍臣曰刑辟之際君子之所盡心稍有冤枉必傷和氣且齊女負冤天為枯旱燕臣無罪六月飛霜自昔水旱作沴未有不由於此居官牧民尤當戒之秋七月命諫官領登聞檢院九月西夏李繼捧來朝其弟繼遷留銀州詔發繼捧親屬赴闕繼遷年十七勇悍有智謀不樂內徙與其黨奔入斥澤出其

祖彛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相聚為寇知夏州尹  
憲選精騎夜襲斥澤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  
母及妻繼遷僅以身免後有自西邊來者言繼遷悉知  
朝廷之事皆繼捧漏泄朝廷數諭繼遷不肯降上用趙  
普之策出繼捧委以邊事端拱元年李繼捧賜姓趙名  
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難節度以討繼遷管夏銀宥五州  
繼捧至鎮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上以為銀州刺史  
西南巡檢使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淳化二年

保忠來乞師上命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赴之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趙名保吉

呂中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實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大為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權而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復歸夏州耶田錫嘗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其切中時事之膏肓乎

上命李昌齡就太乙宮校定三等醮儀冬十月上之即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搏入見於是復至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

士也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搏  
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化人乎對曰搏山野之  
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之理無術可  
傳於人假令白日上昇亦何益於世主上龍顏秀異有  
天人之表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  
是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  
琪等表上其言上益喜賜搏號希夷先生

呂中曰人言太極圖周濂溪得之种明逸明逸得之  
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先天之圖邵康節得之李

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愚謂希夷  
隱者長於數學而未必長於理學者也濂溪之圖太  
極康節之圖先天此皆二公自得  
之學蓋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嵐州獻牝獸一角上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又寧  
風俗淳厚此乃上瑞耳十一月以建州進士楊億為  
祕書省正字時年十一億七歲能屬文連三日得對試  
賦五篇皆援筆立成上曰可與一官留京師故有是命  
十二月廢嶺南諸州採珠場立德妃李氏為皇后  
先是上嘗謂輔臣曰朕讀晉史見武帝平吳之後溺

於內寵後宮迨數千人今宮中自職掌至於麤使不過三百人朕猶以為多矣

乙酉雍熙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廟 上御崇政殿覆

試禮部貢舉人得進士梁顥等百七十九人得諸科三百一十八人並唱名賜及第唱名自此始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之從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



罷之左右獻言尚有遺材復試又得進士上元洪湛等  
七十六人得諸科二百二人並賜及第夏四月復置  
明法科進士九經以下更不習法書五月中書門下  
奏謫官在外而累經赦宥者欲令歸闕責其後效上  
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  
辨竄逐之臣郊禋以來豈不在念然此等務行嶮巇若  
小得志即復結朋植黨恣其毀譽如害馬之馬豈宜輕  
議哉秋七月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姓為本百姓以

食為命故知儲蓄最為急務昨江南災旱甚亟遣使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知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勿致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易或出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致損官粟者雖去官猶論如律 鼎州水溢害稼 九月廢皇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

是習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帝誨督  
甚力皆不悛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至  
暮罷陳王元佑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  
我不預焉是為君父所棄也遂發憤終夜閉牖妾縱火  
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  
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為不法他日  
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  
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

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  
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因搜宮中得  
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  
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準由是得名 冬十月錄繫  
囚上決事至日旰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  
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  
猛虎渡江況人君能惠養士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  
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曰百司細故帝

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矣

呂中曰此推廣太祖恤刑之意也以太宗愛惜民命而一刑之微皆得以上達可謂仁且勤矣而當時田錫且曰陛下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日午於講武殿視萬幾之事或進呈甲仗或陳關軍事或躬問縲囚或親校簿書恐於大體有所未究此視事太勤憂民太過也抑不知諫官置之左右御史委之糾彈給舍許之封駁豈非人君之體歟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丙辰宰相宋琪罷守本官樞密使柴禹錫授左驍衛上將軍初上令琪娶馬仁瑀

寡妻高繼沖之女廣南轉運使王延範者高氏之疎属也時知廣州鄧城徐休復密奏延範謀不軌且言依附大臣無敢搖動上將遣使案鞠會琪與禹錫入對上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稱延範彊明忠幹禹錫素與琪相結旁奏與同上意琪等交通不欲暴其狀止以琪素好大詖諧無大臣體禹錫不能輸誠奉公故罷其政柄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

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用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龍溪縣主簿王濟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物官督責尤急至一翎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以便宜諭民取鵝翎代輸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

呂源曰太祖朝河清縣令史班火井縣令蕭瓌皆奏移治所而王濟以縣主簿亦得奏事以此知祖宗下情之不壅也供奉官為巡檢許其便宜主簿輒自以便宜輸鵝翎代鶴翎為箭羽今之小官下吏已不能

如是而監司按察不惟不能容而自亦不能為也宜其蒙蔽上則負國下則困民使天下紛紛未能休息者樊在此也

丙戌雍熙三年春正月先是賀令圖與其父懷浦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請取幽薊上始有意北伐三月潘美出鴈門與敵戰勝之逐北至寰州刺史趙彥辛降辛巳克涿州潘美圍朔州守臣趙希贊降轉攻應州節度艾正降田重進圍飛狐守將呂行德降又圍靈丘守將穆超降夏四月潘美克雲州田重進至



蔚州耿紹忠舉城降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十萬衆聲言取幽薊且持重緩行敵聞之必聚兵於幽州不暇為援於山後既而諸將多得山後要害之地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憂敵斷糧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却軍以援芻粟乎亟遣使止之而彬所部將聞美等累捷已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時方炎暑軍士

疲乏以糧不繼乃還師境上為敵所躡五月庚午敵追及之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拒馬河上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分屯於邊召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

呂中曰岐溝之敗有三既平河東之後三出王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俟時一也其事始於賀令圖之父子而贊成於王顯數人中書不預聞二也曹彬違上詔旨三也燕薊之地以太祖太宗百戰而不能得而宣和乃無故而得之天下未嘗有幸成之事也有幸成之事則有必至之禍矣

趙普上疏諫其略曰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遷徙鳥舉

安得而制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郭  
塞防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諂附會蒙蔽睿聰  
致興不急之兵頗涉無名之議伏自大發驍雄往殲兇  
醜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  
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為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  
者少事無固必理貴變通願頒明詔速請抽軍聊為一  
縱之謀敢獻萬全之策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初  
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中書不預聞及敗召樞密

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

丙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為參知政事 秋七月簽書

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頗忤上意授給事中知代州

九月刑部張昺上言望自今應斷奏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削一任長吏並停見任從之嘗有犯大辟者詔特赦上謂昺曰朕以小人犯法原其情非巨蠹故貸死流竄亦足以懲艾之也昺對曰先王立法蓋

為小人君子固不犯矣上嘉其言 十二月契丹以數  
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全軍皆沒賀令圖  
一歲中父子皆敗 契丹入寇代州神衛都指揮使馬  
正禦之衆寡不敵副都部署盧漢賈畏懦保壁自固知州  
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敵  
遂却走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間使為敵所  
得俄而美使至云奉詔毋得出戰齊賢乃閉其使夜發  
兵距州城西南二十里列幟然芻敵意并師至駭而北

走齊賢伏卒掩擊大敗之

勝敗者兵家之常事不可以勝而驕不可以敗而沮張方平言國初與契丹八十戰惟張齊賢僅一勝此說未然如田重進降飛狐等縣及蔚州潘美降窠朔應三州又克靈州未嘗不勝惜朝廷之謀不定將帥之心不一所以不能成功也

丁亥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敵勢益振長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掠士民魏博之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丙戌降德音二月知制誥范杲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因召為

史館修撰 三月庚辰詔天下知州通判先給御前印  
紙令書課績凡決大獄幾何凡政有不便於時改而更  
張人獲其利者幾何及公事不治曾經殿罰皆具書其  
狀令同僚共署毋得隱漏罷官日上中書考校 夏四  
月并水陸路發運為一司 詔陳禦戎策侍御史趙孚  
上言大略謂宜內修戰備外許歡盟上嘉其言 五月  
以鄭宣劉墀趙載並為如京使柳開為崇儀使劉慶為  
西京作坊使初開知貝州上書願効死北邊陛下賜臣

步騎數千任以河朔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復取  
幽薊於是上亦欲並用文武戡定寇亂乃詔文臣中有  
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於是開與鄭宣並以文臣換武  
初秦州長道縣酒場官李益家饒於財僮僕常數百關  
通朝貴持吏短長郡守以下皆畏之民負益息錢數百  
家官為徵督急於租調獨觀察推官馮伉不為屈伉一  
日騎出益遣奴猝下毆辱之伉兩上章論其事皆為郎  
吏所匿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訴上命捕益械送御史



臺鞠之益具伏丁丑斬益籍其家益子士衡先舉進士  
任光祿寺丞詔除其籍終身不齒州民間益死皆醵錢  
飲酒以相慶 八月令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自今  
並不得擅舉人充部內官其有闕員即時具奏前所論  
薦多涉親黨故窒其倖門也 九月辛巳詔以來年正  
月有事於東郊親耕籍田置五使如郊祀之制 十二  
月朔乃詔自今歲命春官知貢舉如唐室故事應已得  
解者明年春集闕下未得解者至秋取解

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丙寅以大理評事王禹偁為右  
拾遺羅處約為著作佐郎並直史館 上於東郊親饗  
先農以后稷配遂耕藉田始三推有司言禮畢上曰朕  
志在勸農恨終於千畝豈以三推為限耕數十步侍臣  
固請乃止

黃魯直瑞芝亭記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  
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數黠吏  
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吏  
胥不追撓則不必蝗出境

二月置司諫正言

李昉罷相先是翟馬周擊登聞鼓

訟昉身任元宰值北戎入寇不憂邊事但賦詩飲宴并  
置女樂上由是不悅會連旱蝗太宗以水旱失度陰陽  
乖戾咎在宰相遂罷為右僕射以趙普為太保兼侍  
中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上諭普曰  
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  
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  
其君不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  
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

隱故與普俱命藉普舊德為之表率也蒙正晚輩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呂中曰趙普之再入相也與乾德之初入相不同蓋太祖規模廣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於任事太祖規模繁密故普不免遠嫌疑存形迹而救過之不暇然以元老重望而推蒙正之晚輩呂端之台輔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所以保我子孫黎民歟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初侯莫陳利用多變幻之術上召見驟加恩遇遂恣橫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於是趙普廉得其專殺不法事力

於上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按利用具伏上曰豈有萬乘  
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  
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  
命賜死於商州

呂中曰國初大臣皆得以斥內侍至章子厚則用郝  
隨蔡京則奏梁師成王黼則事童貫皆交結內侍以  
為腹心人言內外朝常合為一然  
以公勝私外足以統內斯可矣

夏五月置祕書閣於崇文院分三館之書萬餘卷以實  
其中 閏五月以趙承煦為六宅使承煦普次子也普再

入相未始為求官上特命之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  
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爾等宜各勉勵  
勿重吾過故自宥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  
親屬求恩澤者近世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  
加朝散階品蒙正固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為例禮  
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  
百人下第人擊登聞鼓求別試上召下第人覆試得進  
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上既擢國祥等又命

王世則召下第進士諸科人試得合格數百人上覆試  
詩賦又擢進士葉齊以下及諸科九百餘人並賜及第  
御史中丞嘗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元僖不平訴于  
上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鞠願賜寬宥上曰此朝  
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汝為開封  
府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 秋七月除蜀鹽禁 八

月幸國子監命李覺講周易 十一月敵騎大至唐河  
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勿戰定州監軍袁

繼忠曰犬戎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略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哉  
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都部署李繼隆曰閫外之事  
將帥得專焉乃與繼忠出兵拒戰敵騎大潰捷奏聞羣  
臣稱賀降璽書獎賜

己丑端拱二年春正月詔陳備邊策戶部郎中張洎奏  
言國家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  
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失地利矣河朔郡縣列壁相望



然敵騎南馳衆寡不敵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此分兵力之過也今既未能克復幽薊宜悉聚河朔建三鎮鼎據而守焉又言涿州之戰元戎將校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嘗賞一効用戮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舉通和之策俟兵食有餘然後大舉幽薊未復終不能高卧王禹偁奏言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請於遠邊上建三軍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又言曹彬北伐及招置義勇軍等事大臣皆不預知自今頻召大臣議邊

事母使小人間廁

呂中曰言和者至於自屈名分而不知戰言戰者至於輕戮民命而不知和此紹興開禧權臣之罪一也以太祖之英武猶命孫全照經畧和好以曹彬之名將猶言講和之利則和戎誠息民權宜之策然必如趙乎之言許歡盟於外修戰備於內可也

二月以陳恕等為河北等路營田使 下詔罪已寬恤

邊郡 三月上親試陳堯叟一百八十六人擢堯叟為

第一 賓州錄事參軍孟巖避遠征不之官詣輒自陳

太宗怒杖流海島 夏旱自三月至五月錄繫囚遣使

分路決獄戊戌雨 六月初左正言直史館寇準承詔  
極言北邊利害上罷之曰朕欲擢用準宰相以開封府  
推官上曰此官豈以待準耶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  
從之秋七月拜樞密直學士

呂中曰澶淵之役羽書五至準不以為憂惟曰親征而已其渡河也方且與楊億酣飲達旦有似安石圍  
幕清談之風豈知準自前朝極言北邊利害太宗已  
許之矣此豈空言無據而告真宗以親征之議哉

先是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字上閱視累日問近臣  
曰其才則見矣其行孰優或以越王府記室參軍考功

員外郎畢士安對上曰正合朕意遂命以本官知制誥  
富弼曰人臣為郎官未至通顯雖負宏才有奇節何  
以為天子知一日御筆書名且以名臣稱之不次擢  
用人臣遇時有如是之榮也蓋天子以用人為急博  
采廣聽故得其實不惟擢二賢使之盡力凡為人臣  
知才節可以自結明主得不勉勵真業乎人臣若勉  
勵真業則庶職修庶職修則內外之事治矣是天子  
殊待二賢所以  
勸天下之士也

先是宰相趙普上言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  
特受聖知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為當才不期歲月未  
多出為外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

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  
遠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  
慮淹經國之才堪赴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甲  
申以齊賢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  
彗星出於東井凡  
三十日上避殿減膳 威勇軍糧餽不繼契丹欲窺取  
之詔李繼隆發鎮定大軍護送輜重虜將于越率精銳  
數萬騎來迎緣邊都巡檢尹繼倫屬領步騎千餘人按  
行塞上敵不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夜遣兵躡敵後列

陣於城北以待之敵方會食繼倫出其不意急擊之殺敵將皮室于越食未竟棄匕箸為伏兵中其臂敵遂奔潰俘獲甚衆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敵戰曹河之斜村梟其帥大盈相公等三十餘級敵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富弼曰尹繼倫以千餘之兵破敵衆數萬可謂奇功也大將盡上其狀太宗賞之自諸司止加刺史及數年之後盡聞其功立遷使職及加團練仍召而厚賜之人臣荷天子之知而恩賞如是不惟繼倫盡心以報而諸將無不感勸

八月大赦是夕彗沒 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寶寺造浮屠十一級以藏之所費億萬計工畢田錫上疏諫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纍血上亦不怒 九月鎮星熒惑入南斗 冬十月趙保忠加同平章事 上以歲旱手詔賜趙普等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變見以來久愆雨雪朕為人父母心不遑寧當與卿等審政刑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眷祐王禹偁上言乞自乘輿服御以

下至百官俸料非宿衛軍士邊廷將帥悉第減之上答  
天譴下厭人心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  
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奏上  
上及羣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十二月庚申詔自今  
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上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  
朕比欲只稱王屬以諸子封王為不便耳趙普等又上  
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二字餘許之

宋史全文卷三